

湯顯祖尺牘



湯顯祖尺牘目次

卷之一

奉張龍峯先生

答舒司寇

與申敬中

答趙贊善

再奉張龍峯先生

與司吏部

與李道甫

答馮具區

別沈太僕

答管東溟

答屠緯真

上張洪陽相公

答郭明龍

又

答李玉繩

再答趙贊善

✓答王濟生

答王宇泰

寄王弘陽

寄賀知忍

寄高太僕

與劉士和

答謝釋梅

奉李漸菴司寇

寄萬二愚

答劉子威論樂

再答劉子威

寄吳復菴

寄何涪巖

奉羅近溪先生

答余中宇先生

答張起潛先生

寄帥惟密

寄石楚陽

答劉士和

復朱澹菴司空

寄傅太常

寄劉芝陽

答徐聞熊令

答徐聞鄉紳

與張東山

寄曾大理

答於彭澤

答岳石帆

答李宗誠

卷之二

謝陳玉壘相公

慰曾景嘿方伯

復劉郡伯

寄章仲明侍御

寄李心湖祠部

寄李宗誠

答余內齋

寄吳世行

答李舜若觀察

答劉中允

寄江陵張幼君

與來武選

與帥惟審

東丁庚陽

與顧涇陽

與周雲淵長者

東吳拾之

東姜耀先

奉朱澹菴司空

答祝無功

與黃對茲吏部

答陳公衡

答徐檢吾光祿

答潘完樸大參

寄達觀

寄杜胤臺

寄伍念父

又

答澗永安

答魯樂同司理

寄李舜若侍御

答吳四明

答王伯舉

寄馮心易比部

答沈司空

答王子聲

復滕侯趙仲一

慰浙撫王公

與袁六休

與李宗誠

答王方麓先生

答習之

寄黃樓巖

寄袁石浦太史

寄吳汝則郡丞

復項諫議徵賦書

上蔡觀察

答平昌孝廉

答楊日南縣使

與帥公子從升從龍

寄荊州姜孟穎

寄王新盤觀察

與周叔夜

與王悅之

東長卿

奉祭酒戴愚齋先生

與李道甫

答鄒大澤

○答顧涇陽

報龔儀宗侯

與史玉浦給諫

與于中父比部

答魏見泉中丞

答汪登原中丞

復門人藍翰卿

寄湯霍林

又

又

又

卷之二

答錢岳陽督學

壽洪陽張相公

答袁滄菴邑侯

答鄧遠遊侍御

答略台督督學

與張自雲

與曹尊生廷尉

答王雲泉侍御

與黃貞甫

答鄒爾瞻

與魏見泉公子道中

答孫侯君

答郭明龍

與曾金簡

寄李本寧

答真寧趙仲一

答山陰王遂東

與岳石梁

與丁長孺

與黃良父

答趙夢白

謝鄒愚公

復費文孫

答馬心陽

答黃貞父

復熊思誠督學

與于中父

與鄒南舉

答袁中郎銓部

寄李鵬岳

寄羅匡湖

與許伯厚

答袁滄孺

與賀知忍

與但直生

寄梅禹金

寄劉天虞

與張伯昇

與張異度

答黃鳳衢

寄孫區吳憲伯

與李麟初太史

答費學卿

答黃右父

與李還素方伯

與王觀生

答陳如吉給諫

答戴斐君

寄梅瓊宇

答陳子顯

答鄭著作

與魏見五

與許仰亭吏部

與汪二魯

與吳季倫

與高旭玄

與李九我宗伯

答石楚陽

與唐凝菴

與于中父

與廖士沂

答林若撫

答黃九洛

寄蘇眉源郡伯

候董應菴司空

候王恆叙鴻臚

答馮具區司成

卷之四

與門人胡元吉

答高荆卿

寄鄒爾瞻

與傅商盤司成

答李洙山

寄余瑤圃

答姜仲文

與朱以功

與馮文所大參

與錢抑之

與姚承菴

與陳匡左

與丘毛伯

寄羅柱宇中丞

答陸學博

寄膠州趙玄冲

與張文石

✓ 答呂姜山

與陸景鄴

寄袁小修

寄南弦浦關中

與熊芝崗

答石楚陽中丞

答高景逸

答岳石帆

答諸景陽

富董思白

答阮堅之

答鄒公履

✓答凌初成

與湯霍林

答王字秦

與李麟初

與門人李孺德

與劉晉卿

又

與門人孫子京

答黃右文

與丁長孺

與吳曙谷宗伯

答王太蒙中丞

與門人王起莘

答鄒賓川

與劉冲倩

與晏懷泉給諫

與吳本如岳伯

答張夢澤

與車嘉興

又

與孫令弦

答朱公子茂正

上馬喚台先生

答于中父

與彭興祖

答黃金宇文學

答朱廣原

答余允升

答陸汝鄴

與張凝一

與王慕蓼憲伯

與門人劉琪叔

與門人周仁夫

答徐然明

與門人葉時陽

與門人時君可

寄鄒梅宇

與趙南清計部

答張夢澤

與門人陳伯達

與馬公子長卿

與王止敬侍御

復甘義麓

答陳古池

與朱以功

答錢簡棲

答但直生

謝鄭輅思郡伯爲作相國生祠畫像記

答繆仲淳

復牛春字中丞

卷之五

與劉天虞

答易白樓

與門人余成輔

答許子洽

與李還素

答門人黃元常

東陳如吉給諫

與吳繼疎

答曠聲和

答費學卿

與幼晉宗侯

寄張聖如巖使

與丘毛伯

答孫子京

賀王紹賓憲伯

寄門人朱六義

與馬梁園

寄林丹山

與吳伯霖

與許伯厚

答黃二爲

寄曾金蘭

與門人李超無

與李儒德

與門人劉大甫

答朱朱陵

答李乃始

與孫見玄

與劉君東

與門人王得環

與姜仲文

答董嘉生

東門人李太虛

與沈華東憲伯

與常州倅陳翼愚

與蘇石水督學

與門人陳仲宜

答王壽宇制府

寄陶石簣

答章斗津

寄馬梁園

與饒三朋

答衛淇竹中丞

與龍身之

與陳思岡給諫

與鄧太素

與嘿菴宗侯

寄魏合虛大行

答牛春字中丞

答門人蕭承之

答丁石武

與門人朱爾玉

寄謝耳伯

與王相如

與馬心易

與岳石帆

與吳葵臺

答劉貽哲

復門人王天根

答李孟白岳伯

復徐鍾汝

復丁振方岳伯

與易楚衡

與蔡槐亭

答門人吳芳臺船使

寄郭振龍

答陳偶愚

與孫見玄學博

答吳紀陽

答孫公哲

答馬心易

寄董思白

答汪雲陽大參

與阮寄卿

東徐觀我

答王起莘

答馮觀察

寄薛欽字

與劉宗魯

與李孺德

答樊致虛

答沈何山

答鄭孩如

與汪雲陽

答王觀生

與孫子京

寄林丹山

與朱朱陵

寄蔡虛亭憲伯

答孫見玄平冒學博

與吳縮生

答卞玄樞

與吳亦勉

與岳石梁

寄薛欽字觀察

與陸津陽岳伯

復瞿容夫

寄徐聞陳慎所

復俞淳初侍御

復胡瑞芝司空爲二女納采作

賀吳曙谷相公

寄馮文所

卷之六

答吳徽如

又

與李稠原

答張稚原

與蔡質凡郡伯

謝徐匡嶽

答馬仲良

答彭片生侍御

答門人鄭龍如

與孫子裔

答門人鄧君遷

答李乃始

答門人桂仲雅

答王字素

✓ 與宜伶羅章二

富虞德園

與但直生

與張大復

答蘇眉源郡伯

答沈淇源

柬鄒梅宇

復汪雲陽

答鄒爾瞻

寄李季官

與李我明

答羅敬叔

答門人曾在中

與無去上人

與翁泰輿

與盧貞常大參

與方玉城

答趙我白太史

答羅匡湖

寄左滄嶼

答王相如

答黃貞父

答李遠素

寄彭魯軒侍御

答沈華東

答門人陳仲容

寄李孺德

答張雨若

寄姜守冲公子

與康日穎

答張了心

與門人吳來復

答來任聊觀察

與余成輔

答遂昌辜友吾

與王觀生

與朱象峯

與羅玄父

答樂愚上人

寄盧貞常

寄門人傅雲中

寄葉增城

答江完素

答岳石帆

答李鵬岳

答余瑤圃

答李淮南

答錢受之太史

與葛屺瞻大參

寄朱朱陵

與喻叔虞

答楊景歐大行

答沈幼宰

與余節侯

與門人李本仁

與胡實美

答顧伯欽

與男開遠

答羅匡湖

寄門人饒見石

柬杜西華

柬羅敬叔

答李孟白岳伯

答門人李實夫

答馬梅遙

寄朱以功

答劉宗魯

答門人萬可權

寄韓求仲

又

與錢簡棲

湯顯祖尺牘目次終

湯顯祖尺牘 卷之一

臨川 義仍湯顯祖著

奉張龍峯先生

潞水維舟，奔旨琴歌，旁無長物，殊有蕭蕭之致。至於今，美人漢京矣。大臣執法，當進賢退不肖，區區檢押，何足以云。如師乘滔蕩之大節，發深雄之遠心，前後上章，先醒時貴，念昔時同門諸君，春秋卷中，最爲得士。劉國基近被洗雪，死者有知，獨甘子開年才兼茂，有清英之色。孝廉劉調父，服義沖樸，化馴其鄉。時值道昏，禮宜羔雁，夫贈遠者貴其地產，此亦吉之地產也。

答舒司寇

吾鄉在昔，明德未乏，邇向闕軌，明公品品雄雉，殆欲爲後生所仰。接手書，諷以方壯宜近老成人，今滿朝鬪氣者多惡少，今幸以爲戒，無與親受教無量。竊觀先師有戒，壯在闕而衰在

得蓋血氣有餘。宜受以不足。不足。又宜受之以有餘。自消息。自補引。亦觀其生進退之義也。如此。然後可以觀民。諸言者。誠好事。中多少壯。蓋少壯多下位。與物論近。與老成更歷之論遠。相與黨遊。而執政之遊絕。故其氣英。既不習於事。又不通於執政之情。名位輕。而日月長。去就不至深護。或以此自熹。議隨意生。風以羽成。鬪賊有之。未足爲定也。而諸老大臣又多不喜與少年郎吏有風性者遊。物論既寡。所得。又進而與執政親熟。其恩禮宴笑。因知其所難。物盈而慮周。中多眷礙。如井汲且收。不復念瓶罏也。故傾朝中尊卑老壯。交口相惡。莫甚此一二年餘。人各有心。明公以諸言事者多惡少。正恐諸言事者聞之。又未肯以諸大臣爲善老耳。以不佞當之。與其開而兩傷。不如交而兩成。諸少年宜上遊於諸老。領所宜學時。觀而勿語。以深厚其器。而須厥成。諸老亦宜稍進。諸年少好事者。挹其盛氣。以自壯自補。無爲執政者所柔。因以益知外事。蓋不佞竊唯以血氣相益相補之誼。年少之資於老成人。猶老成人之資年少。闕在不得。得在不闕。二也。交而用之。以二爲一。蓋朝家以闕啓壯者之用。而壯者故自以不闕資衰者之。

用朝家以得懸衰者之用。衰者又能以不得資壯者之用。而後知老與壯交相成也。惟血氣未定。好色之遊。老成人正無所資之耳。如聞更有所近。夫亦知好鬪之禍。烈於好色。正不知好得之謾。深於好鬪耳。不佞言若反。然衛公九十餘。求戒禪士。自稱小子。未知臧否。誰投以桃。報之以李。區區有云。感於睿聖。報李之誼。知門下不爲謔言。撫手一笑。

與申敬中

前魏侍御有所列。弟從同年宴會中。爲首岑兄言。有聞輒發。不必可行。是言官故事。在相國宜益禮厚。魏君首岑兄以告。未聞蒲州公有云也。留爲尊公相國之美。輒起魏侍御南銓郎。然蒲州公猶能乘時召鄒君等數人。而尊相國遂益以鄒君給事黃門中。甚善。第爾曠婉彩不足。而貞意有餘。昨聞復以直言。欲調他用。執政不援。乘庶不可戶曉。善則歸君。過則歸相。他臣可言。主勢難幹。位至執政。不宜此言。弟恐後之人。復以鄒君爲魏君也。蕭何一刀筆臣。尙能置書過吏。尊相國乃起經術。從人言。著大臣節。易耳。昔張氏諸公子。倘有一人明哲。援物論之公。

扶義規邪。江陵君何必不悔。乃至於今乎。當其以諸君杖戍。一時並謂聖意。今天下人乃復推惡張君。此足下之所明也。勉思鄙言。以佐忠孝。

答趙贊善

主國體者實厭煩言。然容者之多言。亦主者之少斷。天下前已囂囂。而貴臣天隕。可謂洗削一時。今又坐失。後幸難再。今相國雖未有奇號。爲和雅。而名公以才名出其門下。又戚里見知。得有所言。宜莫如足下。以足下之才之親。不能轉一和雅之相。乃向無所施處。談天下事乎。三十六卦。寧止一遯世。且以足下快傲而去。不益正言之名。意有所念。雖夜半遊相國於曲房之中。天下知其無邪心。第幸無以去爲言。以戚且知而僅耿耿以去。誰不可以去也。

再牽張鵬舉先生

吾師高明深廣。竊在下風。奉意承教十二年於茲矣。竊謂吾師且暮可以當世。不幸明明之姿。爲氛壙所掩。倏然曠然。吾師途中執法。得有所憲。慮爲執政助。是賀矣。承示以執政去留。

人物當有微術行之。示世輕重。又以賈生不能用絳灌爲戒。觀吾師意。欲有以用之也。易否泰。發平陂翻覆之義。詩傷風雅之變。疾時類之不明。而號令之多弊。蓋惟禮從知意。心而平天下。好善惡不善是也。不治者反是。中治者其人公然邪。而或留。公然直。而或去。非盡其私暗。乃以爲術而輕重之。然術未脫於門。而疑填於市矣。術安得施。近時名卿大夫。亦多上比執政。而以爲用。執政尙刑名。則亦殺人。執政惡言者。則亦不善言者。自謂吾將用相國。然已爲相國用矣。愚賤無所歷而知。竊意定亂利機權。或多意外輕重。治平久。人才不甚相遠。去留之際。風體所繇。莫若以正。至於執政處勢。藉而更事黠急。恐未得用之。不爲執政用而可矣。在吾師深微弘妙。故當不假斯論。疏附後先。或亦不可無四友之一也。

與司吏部

僕宵貌綽約。秉意疏曷。得幸門下最久。微榮至深。去八月中秩。奏下覆更。與奉陵祠。甚幸惠也。都下獲夕。以劾避客。有所留言。喜茲歲天下復得明選君。竊不自疏外。宿意得陳。仕宦固

爭濃淡之路矣。置之淡則無色，與貴人親易，嫌遠則難致。故南郎者，仕人所謂遲遲厭息之者也。鳳乘於風，龍乘於雲，仕宦乘於時，聖賢亦若而人耳。向長安而笑，僕豈惡風雲之壯捷哉？知門下有意留僕內徵也。雖然，僕有私願，而特不願去南。僕之有南，如魚之有水，精氣之有垠宅也。斷不可北者，有五。父母與子，異處分身，絲忽懸慮，縱以受事，乏其溫清，何得更忍闊離？疏隔間問乎，南都去家，水行風飄，可五日所，家大人不遠一來，至月一相聞也。北則遠絕，常百餘日子，不知父母，一也。僕亡婦二年矣，遺息阿蓮八齡，阿著六周耳，推燥分甘，用父代母，至今兩兒尚枕藉懷腕，行則牽人衣帶，引涼避風，衣食加損，視病汗下，非僕不可。在北鞅掌，何能視兒？二也。僕縱北徙，正可得六品郎，歲食錢可四萬，而所儆門室兩進，雜糴疏糶，買水上而食，一馬二隸，費已不下七萬錢。人客過餉，十三酬折，裁足家累衣物，歲時伏臘耳。其餘經紀，不能無求。南郎多宮舍人，從酒米家來，三也。僕素羸，裁過時不得食，臥輒病，愒數日，每自親擇藥，常嘆曰：神農於人有功，一得其食，二得其藥，徒北則朝請謝謁，常盡辰午矣。食道地精藥，多不運北，取假

類數大吏所惡。且曹事杳迫。寧當舒枕臥邪。四也。又南北地性。暑雨寒風。精污既別。飛蟲之屬。各有所多。南暑可就陰息。雨適斷客爲趣耳。吏於北者。雖有官風。灰人之面。蠶人之齒。猶將扶馬揚呼而造也。乃至寒時。冰厚六尺。雪高三丈。明星以朝。鼓絕而進。折風洞門。噫鳴却立。沉陰凌兢。瘁灑中骨。餐煤食炕。燥經銷液。又弱不受穢。行見通都道頭不濟。每爲眩頓。春深溝發。尤甚。遂有游光赤疫。流行癘首。不避頑俊。是生青蠅。常白日萬口。橫飛集前。意不可忍。舊都清麗。娛人獨夜。苦蚤音妨人眠臥。至於垂玄幘。燧青煙。未嘗不杳然而去也。土風有宜五也。凡此五者。初非迂遠奇怪。強有推持。凡在通懷。所宜並了。況夫邇中軸者。不必盡人之才。遊閭外者。未足定人之短。長安道上。大有其人。無假於僕。此直可爲知者道也。夫銓人者。上體其性。下剖其情。恐門下牽於眷故。未果前諾。故復有所云。倘得泛散南郎。依秣陵佳氣。與通人秀生。相與徵酒課詩。滿俸而出。豈失坐嘯畫諾耶。語不云乎。斐然成章。人各有章。偃仰澹淡。歷落隱映者。此亦鄙人之章也。惟明公哀憐。成其狂斐。

與李道甫

知仙舟今日客滿。明當一出。夫用人者主人之才。爲人用者必非主人也。長者常能誘人。誘於人者必少年兒也。難動者精奇。易動者必蚩蚩之民也。目中雖當譖此。

答馮具區

茶荑館之色笑。何日能忘。聞明公已了白義。更泄玄真。通輝牛女之河。採妙虛危之穴。二八寶華。等是丈六金身耳。乳母難摩稚佛之頂。僕禮可上人。直是愛其神秀。今便西遊峨嵋。恐更坐須彌日月。隱避處矣。屠長卿輕華覆代。虞淡然弱采嘆人。徐茂吾疏秀表物。並是飛來玉泉。懷抱之英也。湖上蓴絲。山中桂子。大足留連。三公六卿。面目可曉。正恐桃梧望重。薛芰綠輕。采真之興。難終應化之情。易起。則大車冥冥。方倚重於班如矣。豈徒咏素食於且論。慙寒泉於未收已乎。包君去時。僕方病注。伏枕抽筆。不盡所云。

別沈太僕

明公渡江急不得見。不知明公更得渡江否。虎以傑彪。能以靜全。花以上披。根以下存。名不可以多取。行不可以繁危。慮以居之。可以待時。

答管東溟

不佞非有夙慧。然能讀門下應制之文。覺有殊詣。非時人色澤而已。後知門下攝心三一。而不佞亦且從明德先生遊。後稍流浪。戲逐詩賦歌舞遊俠。如沈君典輩。相與傲睨優伊。成進士。觀政長安。見時俗所號賢人長者。其屈伸進退。大略可知。而嘿數以前交遊。優趣之士。亦復游衍判渙。無有根抵。不如掩門自貞。得奉陵祠。多暇豫。如明德先生者。時在吾心眼中矣。見以可上人之雄。聽以李百泉之傑。尋其吐屬。如德美劍。方將藉彼永割翠綠。而竟以根隨生。茲口業。不思譚局之易。而題鼎位之癡。不諒揮金之難。而怪瑣郎之墨。恪憲辨惑。先師之戒。虛矣。不謂門下長者。乃亦漫以爲然。捧讀大章。可謂魚原有險。曲突無擇。其中畫一。多有名言。照曉丹青。垂俟來俊。若不佞所指。似是發蒙振落之資。不佞所當。似是迴颯末引之勢。豈敢附君廚之

後爲經營世業之倫哉。值不佞在祠署時。晤趙宗伯公。未嘗不問門下起居。時宗伯殷殷爲吳中屈第一指。今宗伯在事。而中允吳公且接迹凌厲。不富以隣。並離其社。徵管而離。惟門下及時龍惕。以安或疑。上應風雲之求。下慰離羣之望。

答屠維具

讀足下手筆。所未能忘懷。是山人口語一事。天下固有此人。初莫諺其鴟也。取之雖能之。中生其羽毛。立其魂魄。乍能飛跳。便作愁胡。但我輩終當醉以桑椹。噤其饑啼耳。寧人負我。無我負人。江海蕭條。大是羣鷗之致。

上張洪陽相公

聞之。神器不可爲。作用是性。宇宙在乎手。恢然有餘。上也。其次。忘身與之決。其次存身。然。孺子何知之有。詩云。德輅如毛。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惟閔下萬一。無忘家食時。端憂天下之意。

答郭明龍

讀者工記序大作，粵其詞，遠其旨，易云：形乃謂之器，老云：槩植爲器，聖人制器，如大鈞造形，規矩鈞繩，毫孔無不中理入神者，周公亦自占多才多藝，能事鬼神，匠宰無神，五官爲窳於工，有不格而雁乎？賈生洛陽絕才，太史公徒寫其怨急，以觀其人，政事疏自有別行也。班始人疏，遂覺靡長，總之，吾兄賢者，宜識其大，無庸淺淺文筆間也。弟乞南部開郎，所謂量而後入，幸爲語山公，雖是私乞，不妨公次也。當索弟官級之外耳。

又

袁子有言：知短而不用，此賢人之遠者也。如弟豈曰能賢，長於用南，短於用北，深相了耳。如仁兄語，是留弟一北，不敢拜明選君之惠矣。霜雪交下，翰林主人，北風其涼，謹以一金佐酒。

答呂玉龜

承問弟去春稍有意嘉隆，事誠有之，忽一奇僧，唾弟曰：嚴徐高張，陳死人也，以筆綴之，如

以帶聚塵。不如因任人間。自有作者。弟感其言。不復厝意。趙宋事。蕪不可理。近更之。紀傳而止。志無可如何也。

再答趙贊善

天下事有損之而益者。今日豈宜更留右武不出關。爲遠放御史乎。男兒去國。不可不成名。君子愛人以德。以丁生穎絕。何所不立見也。

答王澹生

弟少年無識。嘗與友人論文。以爲漢宋文章。各極其趣者。亦可易而學也。學宋文不成。不失類。驚學漢文不成。不止不成虎也。因於黻鄉帥。膳郎舍。論李獻吉。於歷城趙儀郎舍。論李于鱗。於金壇鄧孺孝館中。論元美。各標其文賦中用事出處。及增減漢史。唐詩字面處。見此道神情聲色。已盡於昔人。今人更無可稱妙者。稱能而已。然此其大致。未能深論。文心之一二而已。有傳於司寇公之座者。公微笑曰。隨之湯生。標梁吾文。他日有塗湯生文者。弟聞之。慙然曰。王

公達人吾愧之矣。而當其時。門下於弟。則有所謂心與而目成者。人誰無情。而忍不報施乎。客曰。吳士文而吾鄉。習文常有餘。質常不足。以不足交有餘。辨給固不能相當。精微亦不能相致。無所相益。有以相損。因自引避。不敢再謁。尙書之門。一參公子之席。其風忤然也。又時知公子之意。雅在氣節。不在文章。文章已矣。而竊觀其時所號氣節諸君者。弟亦未敢深附。易不云乎。定其交而後求。平其心而後語。安其身而後動。不然。莫益之。或擊之矣。迨其擊之也。而悔其交。容有及乎。且門下人地才美。固與弟江外枯槁之士。去就不同。何也。今之執政者。非異人。固門下之父行也。執政尙將擇疏鄙有才之士而近之。況如通家之子也。才而好遠之。豈人情乎。夫以門下之才。且親。尙負意氣。不肯自近。其疏鄙有才之士。負意氣者。固益以遠矣。然則肯自近於執政。執政因而近之者。其人又多非負意氣而才者。彼其時政公論。安得不兩。而執政者之無所遠聞。殆非疏鄙寒士之過。皆通家戚里子弟。高者引嫌。卑者睚附。無有與言之過也。以愚計之。門下幸及此時。強起除一閒署郎。得從容間見言事。執政有當。驩然承之。誤則愀然而獻。

疑入則盡規。出不以語人。此亦事父執者禮然。而因以陰就天下之大計。亦不可謂非名節事也。且執政所以不受言事者。以爲此毀人以自爲名。莫愛己也。若門下以戚里晚進。而規隨其間。又自匿不奪其名。執政必以爲愛己。而不聽其言者。非人情也。然惟門下可以就此。正以門下有美才而負意氣。執政所重。重之而不親。此必門下負其人地才美。不想以用之。或意他有所在。先其疑形。如此而言不聽。交不成。比如學漢文者。譏學宋文者。皆未有以極其趣。不足相短長也。偶感門下推引過至。及欲移病塞門。似傷於對世。故不惜疊疊言之。以門下昔日之心。與面目成。庶有當於斯言也。

答王字秦太史

門下殆真人耶。世之假人常爲真人苦。真人得意。假人影響而附之。以相得意。真人失意。假人影響而伺之。以自得意。邊境有人。其名曰竊人。之所畏。吾得不畏哉。僕不敢自謂聖地中人。亦幾乎真者也。南都偶與一二君名人而假者。持平理而論天下大事。其二人裁伺得僕半。

語便推行傳說幾爲僕大戾彼假人者果足與言天下事歟哉然觀今執政之去就人亦未有以定真假何在也大勢真之得意處少而假之得意時多僕欲門下深言無繇矣門下且宜遵時養晦以存其真

寄王弘陽兩郵

列子莊生最喜天機天機者馬之所以千里而人之所以深淺機深則安機淺則危性命之光相爲延息此旨令人潛焉恍焉大病月餘益知有此北望瑯琊醉翁何似

寄門人賀知忍

巽父來不得知忍書近況何如此時惟忍是安心立命忍也印也不忍不印忍辱曰鎧難之矣

寄高太僕

久不聞問知履候無爽長安貴人輒問吾郡薦逸誰最所知僕詳宣道趣以爲渾金潤玉

不宜久委泉石間。第門下一輩人遠矣。無知言者。吾鄉貴人如短尾羊。裁取自揜。何能庇人。憶與拾芝諸友唱歌踏舞。備極一時之致。長者時爲欣然御之。比來乃爲物情周攝所苦。右軍云。晚須絲竹陶寫。覺少年人磊砢更須也。還布衣於南國。作傲吏於本朝。春秋有作。亦何用書高子來乎。

與劉士和司業

今年大計殊佳。是陸公晚節得意處。但如此亦真奇士矣。承手命。弟一生大病。坐於多讀多言。多讀多無。多言多漏。今稍愧悔。兄其許我乎。海上尙當一二年安心供職。郭考功未卽開府。何也。逐臣無所忻。喜清人得政耳。

答謝鐸梅司寇

門下金崎精英。玉融風雅。鬱貞士之精神。顯大儒之作用。近讀風雷之奏。彌聞日月之章。十漸不克終。遇唐宗而豈諱。六可長太息。逢漢帝以何嫌。今雖爲瑛以言。古有投珠於道膏脂。

庸疇時事多非。菽粟參苓其言自在。

奉李漸菴司寇

閣下爲南主吏計北主法。愷亮雍弘。以情受信而靡隨。爲法見疑而不動。賦政柔嘉。仲山父之憲也。惟明公以大造契世。不得已而應之。善刀而藏止。如今日書明公傳。後亦當云有古大臣風矣。凡大美終之實難。惟閣下裁幸。

寄蕙二憑

讀兄大疏甚善。一不負江西。二不負友。三不負髯。聞新太宰清。新御史大夫明。或能久兄。兄亦可效外人法。移病去官。已作殿中侍御史。不爲朝廷用。更何如。

答劉子威侍御論樂

明公不以僕單外無所底。猥遺大篇數百萬言。流覽多端。莫循其以。猥承長者之間。聞之。凡物氣而生象。象而生畫。畫而生書。其噉生樂。精其本。明其末。故氣有微。聲有類。象有則。書成。

其文有質有風有光有響。義唐老孔所不容言。其下莊管離騷。二招李斯鄒陽之書。左遷之史。馬揚之賦。枚乘之七。蘇李十九首詩。王略崔灑長篇。王質夫雜伎。其於四者。穠腴無衰。行其自然。變藹橫極。餘於四者。偏有短長。今時而減。僕弱冠時。一被楚詞琴聲。無殊仲華語樂聲。聲依永。希微在茲。至於律尺。今古綿渺。管子呂覽。度數律元。已有殊論。遷歆而後。愈益悠繆。禮失求之野。樂失求之戎。大食。雞沙。猶可按壓。至中。燕中有琵琶李。能爲大獵秋聲。初嚴大鑿。出和門起。烏獸喧嘩。鼓吹笳角。大合圍。趨殺。驢呼。野酌。歌凱旋。撥雜并赴。然無其文。斯亦今之神擘矣。明公好事有力。何不走一俊男子寫其聲。因以度諸絲。被於簫唱。若乃今奏。令無過掩絲竹。粗爲和矣。僕從朝下。聞其音。時無應制。文格之累。縱諷前所陳。數公書詩。浸淫出其味。乃知僕借計以前。俱爲妄作也。方欲本原物氣聲相。然無其師。吳人善音。幸有因略入其微否。如書所嘆。亦已無人。至於文詞。意知其然。才不能然。明公風雅奇宿。無所忽微。或當有以證進之耳。

再答劉子威

僕本南州鄙產涉獵劬于非有奇悟深聽安足承問樂理獨來教緣曆論律以爲歲差而
移代不相循常有越識然華尼世絕聞留並歎非如旋虛潛積瑕數準通之名京蕭自立同時
所是未皆倫野僕前妄云固胡證猶覽其音非爲準論南歌寄節疎促自然五言則二七言
則三變通疎促殆亦由人古曲今絲未爲絕響圭葭所立號云中土南移西音要爲各適耳必
欲極此悟譚似以聲依爲近絕利一原可以百倍僕恨末曠並闕前識妄論琴理緩急在絲深
浮在指悲愉在心凡音之生流例非遠太常音調非所敢言因公有云牽率酬對後有標測容
致更端焉

寄吳梅菴司業

明公秉扶輿之峻心發靈鎖之昭質辛直維解之後起諸危坎之餘幸以孤亭掩此橫絕
至使反閉却掃以托求去世之喪道抑有由來聞之儒服世治不輕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
苦也願明公益絕好徑用隆本朝

寄何懷廉先生

某庚午舉於鄉。今且當強仕。記成童時。面受師訓。風義可想。嗣後雖遠鍾繡。性局本殊。不好鮮規之技。拓落於時。流蕪於古。讀天台賦。續名山遊。推襟送抱。常在指麗渚之墟。見津客輒問吳越清正之士。復是誰人。而翹車之音不聞。將所搜揚爲何。某父母年半百矣。敬問吾師。令子有當世才者幾人。癡藻請正函丈。惟不惜金聲。

奉羅近溪先生

受吾師道教至今未有所報。良深歉然。道學久禁。弟子乘時。首奏開之。意謂吾鄉吏者。常薦召吾師。竟爾寥寥。知我者希。玄灘所貴。雲南進士張宗載。時道吾師。畢節時。化巖莽部。干羽泮宮之頌不諱矣。京師擁以無致小疏一篇附送。

答余中宇先生

某少有伉壯不阿之氣。爲秀才業所消。復爲屢上春官所消。然終不能消此真氣。觀察言

色發藥良中某頗有區區之略。可以變化天下。恨不見吾師言之。言之又似迂者。然今之世卒卒不可得行。惟吾師此時宜益以直道。繩引上下。萬無以前名自喜。弟子不勝爲國翹祝。

答張起潛先生

某受知弱冠之前。契闊壯室之後。宛爾紅霞悲淪玄素之緒。困彼白魚。謬老丹青之篆。豈微吾師寵靈。獲庶榮伍。取忘所自。顧弟子意氣時尙有之。不似違時。輒發觀時事。上疏一通。或曰。上震怒甚。今待罪三日不下。弟子不精不神。蓋可知矣。

寄帥惟審膳部

人生有限之年。豈給無窮書籍。但用深心。取適於妙。弟去嶺海。如在金陵。清虛可以殺人。瘴癘可以活人。此中殺活之機。於界局何與邪。歸苦熱癘。魄幾易宅。恬危之移。身寄轉輾。語云。本見而草木節解。此時然也。兄無甚酒。幸爲我留少許精神。相老而嬉。

寄石楚陽蘇州

初某公以吳憲拜中丞治吳而明公亦以吳漕使守吳南郡人皆疑之弟稍爲不然或二相亦欲得高品撫收其鄉耳近從蘇來者並云石公有羔裘豹飾之節仁而且勇非吳大家所宜然猶謂石而無瑕人急不得施其牙未幾有此雖然公之品乃今無疑者矣幸益自堅有李百泉先生者見其焚書崎人也肯爲求其書寄我馳蕩否

答劉士和

兄於往編留意大佳君往昔豪英幹濟知近語淺天下事體深之十分止可得五六分也

復朱澹菴司空

有懷函丈忽拜良書稔如清風不知其身之在炎奧也世步多方支吾未易而陸公謝事誰復意外用人如彼汎舟抵深維楫之思

答傅太常

委清暑而遊瘴海秋去春歸有似舊巢之燕六月一息無意垂天之雲也比意陵祠松柏

依依五雲殊深緬戀。加以足下風徽縉籍。豈不偏反。神樂觀道。書多半弟。手點摘。清齋時。爲下
十數籤乎。居太常東者。前數人。皆得給事省中。足下體勢。當是吏部郎。正弟居間。不如人耳。乃
如來教。又忽不自知其不如人也。

寄劉芝陽開府

淑德重地。江海安瀾。嶺外聞之。不勝驩尉。吾鄉在此位者。功澤良多。吉之周公。次歐陽公
也。有光前牒。是在門下。趙侍郎。蘇州田賦一疏。有可尋舉否。海中承松江水利。今更如何。苟利
吳人。不必自己。固大雅本懷矣。故中丞餘姚張公。雄才疏節。不爲世知。如劍飛沉。出土入水。幸
乃其子丹徒。知縣集義。意度魁奇。當復大受也。又丹陽縣學訓導李東明。篤於躬行。若進之六
館。必有繩染之益。伏惟臺下。高其品目。引而重之。視時篋篋小吏。章句末儒。故相矯絕耳。

答徐開燕令

疏愚之資。孤焉瘼海。天幸得挹長者。卷卷還鄉。病起更辱遠論。乃至處以餐餼。徐聞幾許。

開田添尉一口可謂荒飽矣。九日欲弔長沙懷湘而雷一宿貴生書院。視海上人士自貴其生何如也。萬里炎溟冰雪自愛。

答徐聞鄉紳

萬里手教如扶搖從天池南下。中間所以尉籍良過。獨念君子學道則愛人。常見古人雖流寓一時。不肯僂焉如不終日。誠愛人也。無論與諸生相勸厲。不敢虛其來。卽樸蓮編民。流離蛋戶。有見未嘗不响尉而提誘之。此自門下心神所炤矣。聞貴生書院成。甚爲貴地欣暢。然必有人焉。加意講德弦歌鼓篋其中。乃不鞠爲茂草耳。

與張東山司馬

瀆門下製作。揆敬亭爲秀色。寫春穀之鳴泉。恨風塵繡遶。不得過西昌。一聽絃歌兩國再酬言笑也。禹金近有新聲否。一水兼葭曷任延佇。

寄曾大理

諸公並建牙以出。而門下巋然在京。知深慈廣智。大脩行人何地不爲福田。正不在區區王舍城耳。士和兄精進何若。妄意隨時之義。惟冲惟默。冲生智。默生威。冲不默不疑。默不冲不謂。館開師儒。體勢尤堪清重。至如不佞。割雞之材。會於一試。小國寡民。服食淳足。縣官居之數月。芒然化之。如三家曠。主人不復記城市喧美。見桑麻牛畜成行。都無復徒去意。偶懷西音。陳其下意。藥草有喻。佇惟便風。

答於彭澤

門下遂翩翩望彭澤而去。爲人師。可以爲人長。江湖未遠。門下宜流清惠之音。陶先生柳便是去後棠陰也。

答岳石帆

兄書謂弟不知何以輒爲世疑。正以疑處有佳。若都爲人所了。趣義何云。似弟習氣矯厲。蚩蚩者故當忘言。卽世喜名好事之英。弟亦敬之。未能深附也。豈迷得其疑。世疑何傷。當自有

不疑於行者在

答李宗誠

劍城拜賢者之虛。時佳公子俱不在家。倘戀而去。一時有道。如見羅先生。既埋星光於赤土。有才如稠原觀察。復投龍竹於延津。此在宗英。宜深永歎。不知此際。更有起沉灰。收餘燼之隙否。如弟量移。殊爲多幸。念平昌之於毗陵。真齊魯之於邾莒。然且捉衿決履。支讓爲勞。不知神君何以治吳。餘刃依然也。

湯顯祖尺牘

卷之二

謝陳玉壘相公

閣下會昌啓運。大錄凝祥。虹玉早見於天。而克岐克嶷。星壘代明於地。而有馮有翼。股禮配天。平格有陳伊陟。周常載日。忠貞若曰。君牙帝乃。踰於在西。儼三垣之上。相衆所居。而共北。况百里之微郎。擬附鳳而卷阿之車馬。何多。欲登龍而積水之風雲。自少。至如某者。匡中朽埴。蓋外寒流。高挾天庭。已識淵雲之秀。低矧世路。彌沾蜀日之華。山水歌其不知。澄蘭思而未敢。三年待掣。爾庭身素食之慚。一念好賢。王室世衰衣之敬。在淺淺而莫展。庶斷斷以如容。

慰曾景暉方伯

閣門下有瑩珞之戚。夫以君夫人棄背。凡在末屬。禮切驚愴。况夫閉戚如某者乎。第念娥沉。墜月星之履運。難恆。而若照微明斗日之泰華。長豫。惟曲副樞衡之望。少調琴瑟之悲。保

重玉躬登延珠掌

復劉郡伯

辱以郡乘下詢，意三十年中人物皆在耳目之前。鄉賢官以婦人，何得依鄉作傳？名官人以婦官，未審以何而名。大可忘言，細復何述？若兵食雜志，祇取各縣規條，浹夕而成，又無需立局也。

寄章仲羽侍御

大疏見示，俱經世大略，且不激不隨，使人心服。昔人云：慳慳爲忠，未有反見罪者也。山城阨塞，無緣一望帝城爲恨。至於世寄，可與悠然，悠然之心，差可寄世。

寄李心湖祠部

病中枉君子過存，直是傾蓋如故。朝情好疑，而門下乃得容與江漢間。泰山毫末，惟世所擬。大智閑閑，利用安身耳。易乾之四，或躍或之者，疑之也。君子及疑之時，可以澗滄不疑，則遠

而麗天耳。

寄李宗誠

獄中出豐城之劍。晦益冲天。如見羅眞是奇男子。便有此奇幸。人生精神。不欺爲生息之本。功名卽眞。猶是夢影。况僞者乎。兄與兌陽居。必有啓發堅凝之益。恨遠莫爲助耳。

答余內齋

僕二十年來去池陽。觀明公瀟灑溫藉。自足留人。平昌擁萬家爲長。含峯漱谷。大類五松。風謠近勝。琴歌餘暇。麟叟遊童。時來笑語。當其得意。不知陳眞長未得爲三公也。

寄吳世行

楚公子射蛟霍山之陽。其氣甚壯。彼中人復有此風烈否。以兄恢偉豁如之性。十風其宜。丈夫涉世。亦貴善行其意。俗吏不足爲也。

答李舜若觀察

弟時念仁兄如在祠署中夜語時也。歸養疏初以孝爲忠，今以忠爲孝。昔臣子佳事，此時家居，惟以葆神讀書，觀朝家典故爲第一義，幸無悠悠度此時日。斗大平昌，一以清淨理之，去其害馬者而已。士民惟恐弟一旦遷去，害馬者又怪弟三年不遷，昔人性之所不通，歸之命，命之所不通，歸之性，性命通則出入以度而無礙，恨復未臻茲境耳。

答劉中允

得手教，知益疑慎，以重視輕，靜視躁，如涼中人視熱境也。倭事遂少信臣，可怪可懼，禁庭頗收爲竟如何。若倭遂有朝鮮，亦似元吳在西，天必不使北胡有人以輕中國。

寄江陵張幼君

庚辰，公子一再顧我長安邸中，報謁不遇，今雖闕遠，念此何能不悵然也。辛卯中冬，與令兄握語雷陽，風趣殊苦，輒見貴人言之，况也永歎，近得差一上相國稟否，役便附致問私，惟冀公子宮然，時甌長沙秋水，簫代雍門琴可也。

與來武選

世俗何知清吏之苦。讀西遊詩。太華瀧河。飛動几間。念此勞歌。非安歌也。遂昌厄仄。何得林之子之馬。一唱皇華。遊者之欲居。與居者之欲遊。亦各一時之致也。

與帥惟審

滿堂溪谷風松。絃歌曙爾。時忽忽有忘。對睡牛山。駒駒一覺。稍聞劉顧二君子。前後見推。幾逢其怒。執政者太執乎。得天下太平。吾屬老下位何恨。

東丁庚陽

王中丞近以湖州事。爲吳越人人口語。然正大之舉。或非邪小能害。暫須一留。彭繡衣未知稅駕何所。朝家弄手似換。而局勢未移。彼人善後事宜。吾鄉故不能及。

與顧涇陽

郡下邊止。似澄蘭之詠公子。山木之唱王孫。量移括蒼。每過司理之庭。朱絲冰壺。映人心。

目天下公事。邇來大吏常竊而私之。欲使神器不神。旁觀有惻知龍德須深耳。

與周雲澠長者

大道樸散而爲器矣。門下心精力一。自足成務格神。封關乃是渾儀曆書。止是算法。必欲極神明之用。亦須達虛無之氣也。茲病未能。倘以異日。

東吳拾之

兄來署中。真是寒從一夜去。春逐五更回也。除夕遣囚詩。可得和否。除夜星灰氣燭天。醉酥銷恨獄神前。須歸拜朔遲三日。渣見陽春又一年。

東姜灑先

兄謂縱囚觀燈。恐有得聞者。良然。兄肯放大光明。一破此無聞乎。小詩并上。遼縣笙歌一省閑。寂寂無燈火照圓。月中宵徹斷天河鎖。賈索從教漏幾星。（邑有河橋觀燈。）

牽朱澹菴司空

攝仕以來。嘗謂近見兩大臣耳。陸五臺先生。奇中有正。李漸菴先生。正中有奇。二公者。其用雖非世所得盡。然亦已用之矣。獨門下以大臣清重之德。宜參政機。而淹南甸。若召伯之於鄭南。溫國之在洛都。猶未爲世一用也。歸豐留汴。以重蒼生。豈勝縣切。弟視三數年間。陸公既老。李公復搖正色。端言。亦何容易。然二先生大臣之節。亦已著矣。惟門下閱世已深。名德素著。有知己者。選而正之。去留之際。自成典型。似不當過持難進之節。久南都而不悔也。

答祝無功

見門下登第爲世道喜。又私計何地得此長令。已而休寔得之。休有商賈而少士。長其地者。亦如其地之氣而後可。今以祝公長休寧。不類。近見休人有知者。稍稍稱述祝公清苦。不甚爲怪。乃今知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真斯月而可者。夫性能融世而接之。此禮樂文章之根也。如僕太常祠部所習。而能皆陳迹。礙真小文破理。亦不足爲明公道矣。

與黃對茲吏部

昔在南郎。閉門下風采。疑映入粵。從鬱孤臺。見贛州使君。穆以清風之什。挹以明月之光。復知晉安風韻。并在黃家叔父矣。不意彈琴。猥承遺鳥。民歌嚴治。以至於今。神君所傳。法不可改。奉以無悔。多幸在茲。新舊相承。情難白外。惟更有以督教。加愛遺民。

答陳公衡

溫州風土雖佳。而少人。去省會遠。丈苦政深心。或不上聞。移長洲。如建路鼓也。兩貴人家在。徑竇必多。君子不由也。李元冲在錫。無以殊人。久而不害者。平耳。平者。道之滋也。良友分金。以言爲報。

答徐檢吾光祿

得武林書。知西顧猶重。弟迂迴何適。而可。溫州土風僻秀。吏隱正佳。貴人爲求。急不可得。乃知宏鉅者。雖銜必翹。瑣冗者。在僻猶落。大勢如斯耳。前臺舉刺疏。弟以逐臣。在薦中。疏遂不下。諸薦者。猶可不下。刺者。乃可不下耶。倘及春朝。庶嗣良晤於江上。

答潘完樸太參

昔賢下車先問名德。夫買骨可以致駿。尅象可以來龍。精微之致也。若夫非駿非龍。而首被物色。蘊蘊之人。固已感深於神。遷拊切於風。期矣。九日登高。當從大夫之後也。

寄達觀

情有者理必無。理有者情必無。真是一刀兩斷語。使我奉教以來。神氣頓王。諦視久之。并理亦無。世界身器。且奈之何以。達觀而有癡人之疑。精鬼之困。况在區區。大細都無別趣。時念達師不止。夢中一見師。突兀笠杖而來。忽忽某子。至知在雲陽。東西南北。何必師在雲陽也。邇來情事。達師應憐我。白太傅。蘇長公。終是爲情使耳。

寄杜胤臺

吾兄美才不偶於時。而弟亦淪落。同籍中。覺在野者多。逝川無論矣。東封未就。世必需才。東山豈宜堅臥。遙望秦宗。董巢維之才氣。王洪陽之德音。皆未易人也。有書遽來。爲道思存不

淺。

寄伍念父

念父過龍埠。不一至平昌。自是念父高雅。亦就試。而耶。舉世好新文。依舊案。如耀先。吉甫。諸兄。何時與郡邑。作一文字。知己乎。念父通才。惟有秋新力戰爲快。幸甚。勞策。

又

殊慢念父。知不我訝也。九日後。弟歸。而兄歸。弟北。而兄北矣。令不可久作。塲不可數入。畧道宜秋。亦惟自玉。

答馮永安

天之生才多少。遂亦有以置之。弟才少。官之易而安。兄才多。官之難而危。東吳不已。徒而南。汝努力。士非短長。坎珂無奇。非數遷。不能所在有迹。君家敬通。豈不遇主。豈非曠材。而至檣里。悲婦泣子。兄猶能慷慨。斷兒女色。赴崖瘴。縣差爲遇。於敬通耳。徭難如愁燧。幸好馴之。

答魯樂門司理

丈夫壯天幸灑雪功名自遠宜及時下氣書傳當心名理萬無聽小言以碁酒消憂乃消日也詔石定有曲江先生祠當日遊之

寄李舜若待御

大疏雖不得詳大指可知昨楚陽書來終不致私謝以附叔向不謝祁奚之義兄不必引去但坐看時人手面何如古人云才須學也俗學虛談吾輩收其實用同年如章念清其清可念也云於鄉人未盡得其意鄉人亦非意所得盡也

答吳四明

明公下車僕以辟邑長不敢上援然卽東丁右武云吳四明不當以時勢人相自右武答書亦云因此公爲遲留海上舉春汛去不謂明公所以獎借不佞如來書已甚此自明公風厲預屬至意然非卑猥所敢承前爲郎所言事天下似皆以其言爲可然時有出位之譏雷陽歸

得憇此縣。在浙中最稱僻瘠。僕又不善爲政。因百姓所欲去留。時爲陳說天性大義。百姓又皆以爲可賦成而訟希。值上官一時皆賢者。苦無多求。前某觀察有重客。傳食屬邑。至僕治。值僕受詞日。卽與冠帶並坐堂上。所受詞不二三紙。如此者再。客亦頻疊去。至今五日一視事。此外唯與諸生講德問字而已。四明山海人物巨麗。加以吳公治行。當爲天下第一。所恨無緣展謁。惟有來冬上計。門下時以太守入爲九卿。故人相見。罄此晤言耳。

答王伯舉

足下手筆苦鉅。而時目苦小。如之何。遂昌斗大縣。賦寡民稀。故學舍倉庾城垣等作俱廢。非生稍修治。殆不成縣。去年稍取贖新之。工訖而止。每月受詞者再。今歲訟裁五十餘。而三食故人食者踵至。何以待王先生。諸君有以諒我矣。

寄馬心易比部

兄出縣爲郎。能再堅否。弟素不習爲吏。喜遂昌無事。弟之懶雲窩也。時念故人。宛轉梅花。

水際。達人所至。皆爲彼岸。兄於世相。萬無過嘆。

答沈司空

一尉雷陽。再廻電白。徘徊真人之迹矣。移官大省。禮當馳問。顧以下位。援上中庸所戒。遂使空有起居之情。不著其無長短之效。可知矣。更辱命序。示以寄懷。玩以再三。窺其一二。既以垂諸大明。復欲引以宵燭。奉尊謙之有屬。敢蓄慙而無文。

答王子聲

來朝官禁與朝士通。徒阻我良晤。彼暮夜者。亦何能禁也。風雲邸中。白晝擁隊。正爾爲佳。直是旬許。聽鐘鼓鳴管。都不似十年前長安。同少婦時五更驚夢也。

復滕侯趙仲一

讀册知極苦心。度越偷吏百一第。吾屬真人。爲世道出。卽多奇偉。並屬尋常。所望三秦豪傑。故當有萬此者。

慰浙撫王公

浙事遂至於此。私語在彼人。公議在天下。總之臺下清衷晷長。賢佞所知。今古不同。人道遠。天道邇。臺下歸。直登東山而望之耳。

與袁六休

出關數日作惡念。與君家兄弟五六人相視而笑。恍若雲天。一路待君不至。知君已治吳。吳如何而治。瞿洞觀相過。應與深譚。

與李宗誠

山公早遂山中。真是寥廓冥冥。衆讓前識。但山中自有山中作用。若空度許時。處不如出矣。知兄道念重。敢言之。第一推南禮。再阻南刑。善拙括蒼。殊快執政不爲不知已也。吏部郎比復少人。吾鄉劉直洲差強人意耳。

答王方種先生

少讀先生著書漢宋名儒。以易比至。於公方粹懿。官學十志。皆人師也。過陪都。願一趣風函丈以禁。詰朝而行。遠矣。老成人自有典刑。瞻戀何極。

答習之

平昌令得意處。別自有在。第借俸著書。亦自不惡耳。

寄黃樓巖

不佞文學政事。不敢望言公正。倚門下爲子羽。乃公事亦不一幸臨邪。在浚之旄。何殊可。子秋欲一過大樓。三十六龍湫。非愛其湫。愛其龍也。

寄袁石浦太史

塞散之委。天幸以金玉之遊。牽拘黽勉。忽自忘其非神僊侶也。亦恃王子聲在座。交知零露。倏離而去。念之怆然。在郡一吏部郎。相詰以散局見處。謂可燕南趙北之間。便回馬首。不謂墨絲金骨。銷幾四年。玉堂人頗記平昌令。夜半雪中問嘯否。

寄吳汝則郡丞

兄之貳杭也。卽真何日。弟事益復可知。斗大縣面壁數年。求二三府不可得通。公亦貴重物哉。三生扞網。似有人焉主之。滿而待遷。又不能使人不保爲愧。大段浙中士民搗噪上。不必任怨。保留上。不必任德。直駕狗之可也。搜山使者如何。地無一以事將恐裂。(時有礦使至)

復項謙徵賦書

僕以疏才開局。久不習爲吏。而貴縣士民雅淳。可幸無事。因欲如蓋公所以治齊。後見貴倨家。武橫奸盜。逸逸而有不治不止。旣以治之矣。而前後見府主以上。爭言縣某某家所負。僕初不爲意。夫無恩禮風化人民。使自輸急公上。有不忍後之意。而猥以法。非令意也。近察貴縣民負者。非盡窮極無所還。多故大姓而落者。恥去其名。留所賣去田。或反益收人田自實。又有力者好以名借人。因以爲市坊中大姓單民。又爲聽而隱食焉。至如大姓遠僻者。無官無商。固不知有比。僕亦不召比也。僕以罪薄量移。如世俗情。遷延觀望。隨民自止自適。亦可喁沫。以愚

婦百姓。顧使監司郡長。獨受急徵之名。而令受德。非體也。豪弱等皆王田。而通與抗非法也。顧且倨焉。而遂之。非教也。後必并徵。貽難後人。非義也。并徵益以盛。非惠也。懼此五者。因稍稍四出徵集。然所徵負多者。有所人。則不必其人以來。卽來。亦惓然喻而遣之。蓋民不知義。以至於此。至於以貧爲解者。則不可得言。何也。有田則有租。賣則言買者。令得徵於其人可也。父賣多。子不宜復聽其里。言於官。退焉可也。今都不然。而前所云數弊者。皆是。安得不稍有以捕治之。然終以民氣雅淳。不忍答。間以示衆而已。至於足下家稅所負。歲至若干。亦以門下方爲國侍。從未忍以租賦爲言。知門下病起。必有以處也。而乃可爲子孫法。今并上門下數戶。并貴宗若戚所影占籍附上。至朝家之事。僕荒隔已久。無所與聞。俟玉體平。當以卮酒過從。庶覺我以皇道。廣我以世資耳。

上蔡觀察

聞門下終無係遯之思。某不勝徇佇。當趨道左。致其區區。而日乃中於寒雨。綿連似瘧。展

轉牀絮問。夫以鸞鶴之迹方高。而犬馬之病彌薄。愛而不見。殊用自傷。且門下官都方鎮。僉授
鉞矣。去然若累。而某數年猥冗。牽而不割。雖大小器殊。而超客大遠。此尤病夫孱客。所自怪自
笑。而諛語成劇者也。直指當已敦留。淵慮周回。可止則止。似亦吳人學柳下處也。

答平昌孝廉

諸君貧而病。令尹病而貧。山水寥寥。愛莫能助。方自恨絃歌淺韻。諸君那得澹臺也。

答楊日南縣使

以冰雪之心。行米鹽之地。足矣。來教云何。

與帥公子從升從龍

謁上官不得意。忽忽思歸。輒思惟審。或舟車中念及半生遊跡。論心謝世。未嘗不一呼惟
審也。惟審仙去。里中誰與晤言。浪迹遲歸。殆亦以此。惟審古詩文必傳。何須世人夸錄。當爲去
存之。紫斂記改本。寄送惟審線帳前。曼聲歌之。知其幽賞耳。

寄荊州姜孟穎

不奉聞問者且七年矣。勞思如何。弟邑治在萬山中。士民雅厚。既不習爲吏。一意勸安之。認爲希止。憶不似丈仙令在宣城時。左君典。右禹金。何得君子山堂。彷彿敬亭雲氣。丈比復重。聽乎人言。輒笑。祇增其耳。願爾往高節。不附江陵於今。更是吳楚。

寄王新整觀察

見闔除喜極。得將太夫人東征也。長安書滿紙。塵情今更以塵封之。闔士夫多永譽之。誰敢以返。屬俗吏忌與人爭利。吾輩忌與人爭義耳。

與周叔夜

州縣官與人空書短味。亦無得漫爾寄聲也。道體似盛而羸。山海秋深。氣候數易。早晚慎。霧露晝復避日。人生忙處須閒。弟作縣何如。直是閒意多耳。

與王悅之

王先生於東海之濱解機乎。見屢樓陽餼。當知世間影。都非堅實。更進一機。彼中有海邊勝此中多山。王人何似。閉門令尹。十月早寒。當隨鴈而南。雲兔再北。復是琵琶亭外時也。

東長卿

弟洗竹林寺。以待足下。竟成子虛。羊濤蚶谷。何得遊赤水之珠。吳人莫寒泉之子。窮而問所之。弟云。王大司馬後。屠緯真家宜客。君以爲何如。

奉祭酒戴愚齋先生

二十年不見吾師。情眸之表。想似何極。大學識依。風期未遠。美哉秋水。眷我伊人。覲此平昌。不敢望真氣東來。倘公子不忘故交。晤焉移玉。亦空谷足音也。

與李道甫

丈在北銀臺。踴然南斗之司。蜚鳥之音。下而不上。從容觀世。晦以待明。如平昌老令尹。葉落更無遺枝。卽君子秦征。亦未許以茶爲茹也。引想時爲一笑。

答鄒大澤

讀大製文漢而詩魏必傳無疑。主計有趙夢白顧叔時。足下三人那可復得。時事正爾可知。家嚴不許不官。加以帥郎仙去。歸亦焚焚。不如遊寓官方。時有語者。近爲貴人憐引。爲乞一判。鴈山不可卽得。得時足下有意赤霞石門泉邪。

答顧巡陽

從紅泉碧欄中得門下手書。可謂真切之教。僕雖愚鄙。奉以周旋。無敢自外。萬年來多病。心目憤憤。所幸高堂健飯。稚子知書。班斲之色。吾伊之聲。差尉晨夕耳。餘無足爲門下報者。春水吳雲。徒深天際之想。

報鄒儀宗侯

吳君誠有此書。但算至勾股商除。亦覺未盡。今其書盡以付金壇主人矣。知星者不覆。門下復不欲覆乎。

與史玉池給諫

香蘭之楮芙蓉之蕤常有道心人宅之兌澤彌深。乾時欲及。觀生進退。良己裕如。青山著述。白日凝情。又知非膚涉所能窺。流論所能干也。門下其亦有以振我道大爲容。時清難俟。善卷之迹。何堪久懷。

與于中父比部

道體清勝。近當戰勝而肥。霍然病已。南徐北固。間山川映發。加以曲壇賓從之遊。天機自暢。比之弟兀然窮郭。貧病幽憂。情境何似。近局莫黑非烏。而伍寧方起。補鄒大澤光錄。或亦微陽將續耶。

答魏見泉中丞

大教遠頒。斷斷休休。不忘細微。威戢威戢。部院覆疏。公論昭宜。雖命旨未行。而辨疏終當簡在。大奏云。一念爲皇上保安宗社之心。甚於爲家。維保天下之心。甚於爲身。三晉河山與聞。

斯語。惟門下彌珍玉體。以重金甌。

答汪登原中丞

門下文經武緯。爲世津梁。而况不佞辱教茲深。流想綢切。忽拜德音。慰藉優厚。至木瓜之細無忘。瓊瑤之報有倍。卜逮若斯。上報如何。第不佞食舊德而已。餘飲微量而知足。領其原數。敢成門下之清。壁所倍償。少助師中之費。鯨波既息。鳳社惟期。恆受福於王明。尙加惠於世業。私懷曷任翹佇。

復兩入藍翰卿

不佞愚鄙。歷落之十載。石林而無親。思相藻以何言。乃有空谷足音。疑是真人天際。今文古文皆有。大言小言俱來。物鉛素於九流。理筌玄於二氏。居然不朽。而在諸生。然且探捨虛浮。過自僞挹。高山有客。能通咫尺之書。委土可師。謬爲函丈之敬。初當之而汗發。既循之以心疑。豈向若者。真有懷於望洋。將巡方者。偶留聲於牧馬。真龍何待假龍。以生雲雨。鉅蛇或負小蛇。

以示神奇。豈大雅之故。然乃高明之作用。如不佞者。懶散筆研之外。淘寫絲竹之間。獨有停雲之思。不絕隨風之興。以君大有示我同人。卽欲特知己。獻千一之愚。爲文人起百六之運。其如空虛無以相益。尊光祇以流謙。一字爲榮。九頓而謝。

寄湯蘿林

前明公書。謂時議聚訟。何意至此。弟初聞之。憤憤至廢寢食。近今每三日內。輒爲公喟然數聲。誹俊疑傑。古今庸庸。弟更得此排澁激發。揮斥爲序。匪惟吊屈。兼以詛秦。知有當於著作之庭否也。王觀生時來云。冬當往候。適兩豐弟子諸生朱爾玉。羅以名家子。懷書遠遊。有觀上國。就名賢之志。首願借驛門牆。因附拙序。薄幣侑呈。伏惟推分。進朱生而教訓維持之。卽弟拜榮多矣。論風易任卷卷。

又

屢承書問。如敬亭山雲氣。簫鼓時來。清人眼耳。此時弟護兒章門。主者未至。當是九月開

塲便可登高望遠。候紫氣西遊。龍沙出聖人。殆謂君耶。洪陽師是弟少年所瞻敬者。既貴使自落莫難後。較於周旋。前撫世局人。不與報喪。族子便爾喧嘩。今撫王公下車。卽謂法司郡縣曰。張公自有遺記。誰敢睥睨。當告者。卽與笞六十。旋定矣。此時安然而但有一真夫人者。全師於難中。與同出死。公所絕情。雖爲立一子非侈。而公子過約之。稍更爲不平耳。餘無足煩台慮也。第門下必須一來哭之。朋友不過宿草。而况大座師。最爲恩禮者乎。一哭而住龍沙。西山鸞鶴。良亦不惡。朱爾玉以盆頭陀進大官廚。夥移之甚。非道心人安能普施若此。渠得大書。求新人。今已大會後。事勢未妥。不如求得大書。值逢洪學道處。只以舊名朱履辯復得社而足矣。鄒愚公未有半面。而以所聞爲傳。以寄。感勒良深。奉覽。弟末敢當此也。弟更當累積功行。爲異日大筆裏子。臨風喟然。

又

昨會中吾鄉一卿云。某公絕筆。仍及宣城。弟云。當是主者爲之。卿笑云。近見尋常文序。知

兄與宜厚也。弟云人自有真品。世自有公論。寧以厚私。因爲別白往事。及求仲之才。顧亦未知絕筆何來也。寒途臘節。想應未便西行。春和乃得候迎江渚耳。三兒改就禮經試。欲得包儀父題旨。及它習禮者講義。幸惟垂神特愛。祈懇之至。

又

驚承隆貺。弟意定交而求。亦極不欲以瑣瑣爲大雅累。但薄求厚應。舉室媿汗。然終夜思之。不敢不拜嘉者。恃鮑子之知我耳。蠶獄久羈。白日爲黑。九華突兀。意有所摧。第知柔知剛。萬夫之望。恐未可以羣賢故。迫爲應也。門下人多。不能無生得失。諸惟慎之。讀南錄。首索吾家兄弟。徒得宛陵別姓。爲頓足起行久之。四兒開先。大收附弟子員。三兒開遠。復席大庇。幸辱賢書。知仁兄當一筦爾也。哀勞之後。伏枕月餘。稍起。遣兒北征。當先投體天人師。冀開其覺路耳。肺腑之感。非楮能罄。統祈慈炤不盡。

湯顯祖尺牘卷之二終

湯顯祖尺牘 卷之二

答錢岳陽督學

門下天姥聞其壇塲日鑄生其鄴鄂。自領洪都之學。出乎潛而見龍。爰登壁水之臺。起于飛而振鷺。可謂琴瑟絲竹。登魯壁之清聲。珪璧佩環。下梅梁之古色。邇乃星辰卽位。參北斗喉舌之司。江海池陽。正南國股肱之郡。起新知於物祖。眷舊德以人師。若小兒開遠。方當舞象之年。敢附雕龍之世。而亦拂其總角。引以鬢髦。雖豫章之生七年。材不材而出地。得夫子之鑄數仞。步亦步以窺天。夫豈闕其無人。必小子之有造。若云幸哉有子。懋愚父之無聊。心底厲以弗緩。意攀援而靡及。恃父子家人之愛。辱公侯國士之知。三事爲期。萬年以祝。

壽平陽張相公

吾師上旬伊始逢花甲之再開。九日惟春。乘木德而長旺。天人撫鸞歌於賀世。弟子欣雀。

躍於大年酌醴星馳竄北垣之斗極焚香日祝在東山之袞衣

答袁滄菴邑侯

門下起衆生所敬之天。誕兩祖流傳之地。現宰官而說法。蔭國士以流慈。他以攝伏凡心。自以莊嚴勝事。猶垂悲憫。曲引衰頑。喻以相分不可不明。性宗不可不了。以何因緣之故。得聞奇特之言。乃至小兒開遠。都歸大德。含弘容快。觀於天人。許受參於童子。豈童真之有位。卽長者之無邊。昔在達老舟中。得共本如座下。刊垂九帶。如標指月之輪。辨示兩兒。若誘聚沙之塔。逮逢明府。愈關昏衢。在平等以常然。亦多生而幸直。獻珞何日。抽珠此年。

答鄧遠遊侍御

慢門下甚。第尊酒疎燈。上下今昔。差不惡耳。而良書美韻。風灑其來。至於商發流品。歸於才情。雅爲要論。昔人云。楚夏殊風。俱動於魂。蘭蕙異臭。並感於魄。固無容夸長以誦短。愛素而却丹。要於沒世可選而已。不佞於此技。非有師承。偶從少作。饒兮齒至。而復引爲在茲。歸於作

者一言爲智或不其然。至如遠遊，乃以殊致之韻。方將之力，浸淫義根，憑凌物象，或言成書，有足度越萬此者。君家文潔侍郎，表情言於澹臺之後，函史待詔，發書於明德之笏，方於時賢，當亦互爲巧拙耳。承問大計事，觀察李公爲不佞琅琅留此長物，不佞便從闕下西歸，而更推入丑計，時人局置已定，得竟陵一知爲足耳。材如竟陵，正自不免。邑犬羣吠，吠所怪也。牽率成韻，相運登高，爲作九辨耳。

答滕台晉督學

憶明公起文章於玉署，典禮樂於金陵，而不佞前以執玉下陳，駿奔於斯，後以飛鳧上計，廻翔其處，感程本之傾蓋，酌周瑾之醇醴，懷舊則山陵之色依然，知新而鍾鼎之器有在，帝眷西顧，作我人師，大江以西，莫不歸此陶運，扣彼鐘懸，認神物於衝天，發干將，莫耶之氣，辨靈根於出地，攬維梓豫章之材，至如不佞，久爲棄士，少不如人，類辱下遺之音，益深中食之嘆，汝穎名士，問不及於貴人，孔李通家，對或申於童子，蓋將養其毛澤，下以寬楮鯉之私，積彼腐雲上。

以竟從龍之想。是故觀其所感。庶幾情見乎詞。

與張自雲

門下風神警欸。自是館閣中人。而秦錄中數不見者。何耶。才最難得。得之宜并歸一路。爲世道用。或有才而分用之。以小遲大與。望之。

與曹尊生廷尉

長安對門下夜坐。如姑射仙人。令人竇然忘世。不謂世人乃更不忘門下也。范南宮遂爲秋柏之實。人事何常。萬祈自愛。

答王雲泉侍御

喜門下以西方美人。再操南國之紀。至讀大疏。吞容而盡百姓之情。抗壯而開九重之議。雖隔千里。何殊面談。知峨峨舊京。猶有典型在也。

與黃貞甫

惠若其鄰越之精英也恨不得相對燒玉版牙添其風味耳王相如願一披雲霧幸以半
面借之

答鄭務勝

李元冲過此云門下滿胸人材無措手處弟云治世人多於事否則事多於人世際竟未
知何如也

與魏見東公子蓮冲

不佞行能委薄而都奉常時辱先中丞公肝衡雅注謂可同處微言漸深餘歡每泮或忘
昕夕數侍涼暑內微言別長安一見途遠音微開府太原兩承溫藉面語張丞知途昌戊戌之
計業從闕下棄官何乃更入辛計忘與當事者一言懷惜久之嗟夫顯重之側及於疵賤此其
感激何必起死灰之然而手轉枯鱗之翼哉我公如在猶可爲言而今已矣爲善之嘆終廢
之悲其在茲矣去春千田先生人來言及公病且食貧其有交誼之苦至勸公子長安舉債以

歡二人忠孝油然可爲流涕。公逝當效南洲故事，絮酒遙赴，而出山苦難，宿草生芻，寄吊於同人而已。猶記公前定師賈君，曲承咨度，後晤朝房，談及賈君榮落，欣悲宛然。賈君有知事，知己於九原耳。公旣全忠死孝，公子大孝移忠，願時加溢米以復公侯之後。

答孫侯居

兄以二夢破夢，夢竟得破耶。兒女之夢難除，尼父所以拜嘉魚，大人所以占維熊也。更爲兄向南海大士祝之，曲譜諸刻，其論良快，久玩之，要非大了者。莊子云：彼烏知禮，意此亦安知曲意哉。其辨各曲落韻處，麤亦易了。周伯琦作中原韻，而伯琦於伯輝，致遠中無詞名。沈伯時指樂府迷，而伯時於花菴，玉林間非詞手，詞之爲詞，九調四聲而已哉。且所引腔證，不云未知，出何調犯何調，則云又一體，又一體，彼所引曲未滿十，然已如是，復何能縱觀而定其字句音韻耶。弟在此自謂知曲，意者筆懶韻落，時時有之，正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兄達者，能信此乎。何時握兄手，聽海潮音，如雷破山，去然而笑也。

答郭明謙

兄爲諸生時，有以自立同異爲大臣，而當更聽人耳語耶。世病兄輕發大端，要亦獨行其是，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命也。上有疾雷，下有崩湍，卽不此去，能留幾餘。中孚未能感人，幸自出險，爲需有慶。門下昔過黃梁祠，有詩。枕中人會常破枕而去，猶憶亥冬，僊署笑言，屬有期契，向後再計入都。人地遂宿，投棄幽虛，時作故人夢想，而公才公望，亦復以明夷出門庭矣。江楚風遙，湘騷可接。清流王相如負俊氣，遊江湖間，欲盡見明公，鉅人以廣其意，惟兄進而教之。

與曾金簡

山僧攜大序來，宛轉蓮花眷闕。白蓮乍生，鬢蕊臺蓋，一時俱生。仁兄妙言初出，悲智願行，一時俱出。此際弟五柳門中，作陶令之攢眉，何時與仁兄千蓮會上，向遠公而捧腹。弟恐衡山白衣山人不得終隱，爲懶殘笑耳。廻鴈有音，遲佇無盡。

寄李本寧

門下江漢炳靈爲世儒宗某水木之餘風雲之末嗣一見無從也辛丑之計門下獨於鈐部堂中淵洞山立齋寮於不肖若恐其一日去國此所謂得一人知己爲已足矣伊人一水那得一葦航之感念恩私恨焉何極

答真寧趙仲一

初聞兄已憤懣爲神能殺護者雖疑之而亦壯之後稍知有某公之曠言公豈爲債者哉喪欲速貧貧亦士之常前弟附貽哲書中勸兄無悔但當加餐一意經世出世之事何得如來書不平滿楮兄與弟俱有二尊人官根斷續何論但勿斷命根爾

答山陰王遂東

自分衰棄已久無緣名字復通顯者不謂采幽抉微極意提獎重以太夫人徽音之示佳狀琳琅披文相質易以應命附名碑陰不朽良幸又諗因貧折腰待稍治生當歸讀書此誠言也某少壯時卽妄意此道苦無師傳至博士爲郎南都讀書稍暢又以流去嶺海幸得小縣乃

更不習爲吏去留無所常棄官一年便有速貧之嘆斗水經營室人交譎意志不展所記書亦盡忘忽偶有承應文字或不得已汲轍成之氣色亦復何如欲志讀書治生誠急門下可謂通人但讀書人治生終不可得饒世路良難吏道殊迫相爲勉之

與岳石梁

石梁過我風雨黯然酒頻溫而易寒燭累明而似暗二十餘年昆弟道義骨肉之愛半宵傾盡明日送之郡西章渡險而泛濟兩岸相看三顧而別知九月當更盡龍沙之概見石梁如見石帆終不能了我見石帆之願也

與丁長孺

弟傳奇多夢語那堪與兄醒眼人看目兄今知命天下事知之而已命之而已弟今耳順天下事耳之而已順之而已吾輩得白頭爲佳無須過量長興饒山水盤阿窳言綽有餘思視今閉門作關部不得去不得死何如也

與黃貞父

二公卽署二年。而仁兄戀湖頭不已。臥竹浮梅。大是滯人尤物。吳君哀辭附邊。所云重品而路富。富何傷品。計然陶公。非無品者。檻絕扇頭。敢附虞卿之後。

答趙夢白

天下皆知明公爲龍。可興雲雨。終不敢擾而用之。疑非人間物。終不可近耳。願彼亦無雲雨天下之心。誠有之。卽似能如弟輩。必且祈卜而致之。封固而迎之。拜跪而候之。庶幾以類得雨。而後送歸其處。况如門下真龍者哉。聞公隱於酒。酣暢高歌。甚善。承問索弟時義於仲文兄處。不知弟衰。時時病苦。不復留意此道。近日三尺童子能之。第其挾掠絞擾。其細已甚。亦如數年中奏疏評議之流耳。公子高才俊氣。能爲文章。須爲其大者。弟近號蠻翁。乾而不出。無由更親清光。悠悠天水。徒厪思存。

謝鄭總公

與明公無半面乃爲不佞弟作傳至勸論贊反覆開辨曲折顧讓若惟恐鄙薄之不傳而疵類之不洗始而欣然繼之咽泣弟何惰而得此于鴻鉅也漢人未有生而傳者唐有之次者種樹傳最顯技微而義大韓柳二公因而張之爲世著教弟之閱人不如承福通物不如棗廳雅從文行通人遊終以孤介迂塞遠於大方稿朽待盡而明公采非集棗收爲菟藻白世瑱瑤豈在今日

復費文孫

僕少於文章之道頗亦耳剌前識爲時文字所糜弱冠乃倖一舉閉戶閱經史幾遍急未能有所就倖成進士不能絕去雜情理成前緒亦以既不獲在著作之庭小文不足爲也因遂拓落爲詩歌酬接或以自娛亦無取世脩名之意故王元美陳王叔同仕南都身爲敬美太常官場不與違還敬美唱爲公宴詩未能仰答雖坐才短亦以意不在是也海內人士乃稍有好僕文韻者或以他故相好或其智意未能遠絕因而借聲何至如門下所許過其本情萬萬耶

然至士人曠此道者欣然好之。盛欲有所稟承。嘗以衰病捐去草門。邂逅得如門下。英姿遠意。出乎文字之外。欲相斯夕。願無閒期。昔先師甚矣其衰。猶思斐然之士。迂愚未敢托於斯義。庶其聽之耳。

答馬心陽

南華書來。慰弟云。茫茫海宇。遂不能容一若士。倘若士此中又不能容一海宇。即便爲所弄矣。此語雖非其至。差足豁人。亦足轉奉兄。破疑爲笑。

答賈貞父

葉生來云。丈訝弟邇來書詞淡淺。覺有自外意。世有忍外吾貞父者乎。從頭二十一史。從何處說起。此時卽有深言。兄亦不能爲弟聽判。又不知弟當深言否也。弟之知避。臥起論心。經有年歲者。四五人。今皆開府而去。獨郭希老能於吏部堂上。昌言留遂昌令。魏見泉。石楚陽。逢人作不平語。李賀軒生未一面。而爲弟高談。人生何必深也。

復庶思誠督學

丈備規矩準繩之大器。葢詩書禮樂之名區。豈不盛與。而良書搗挹。第云章程是咨。如約而止。夫約豈足斤斤於門下哉。張弛在心。鼓舞盡神。弟雖老。猶能受人師陶鑄也。

與子中父

兄在章門十餘日。有諸君子用世者。日相從。弟落穆林下人。有語無緣。請問也。亦無庸請問也。自當得弟於蕭然眉目之外耳。庚爲古人。便已三月。家事有大難語者。骨肉意氣之士。亦何可恃耶。

與鄉南舉

兄說講學。老人不宜走公門。眞法言也。根底有病。老亦須發。弟自賀長。至今未一面。郡驛然反得。噴待流俗。酌中爲難。薄賦并慶覽。

答袁中郎銓部

巨源潯沖，並是竹林中人。山公一嬰世業，甄拔才品，故多啓事。王公門調戶選而已。總之因循時變，成其局段。中郎今日固可兼致，况乘通運，必無滯材。弟於吏部交遊，前後得二趙君。然夢白不能出弟於久在平昌之時，仲一不能白弟於未復平昌之後。世間惟意義之交，多成虛幻。弟乃得蕭然山中十餘年，二公亦以才大難用，不至作絕交書也。時憶長安夜雪，玉蟠子聲遂爲故人。思白拓落，久無聞問。時把中郎錦帆案頭明月珠子的鑾江靡。此時小脩鴻征，腐行回憶三珠樹，曷盡切切。

寄李騰岳

吾兄敷滕清英，物望民宗，遑遑而著，而高情逸韻，仍在衝泌。常願遠烏鵲之枝，從大鵬一息，而僕病未能，我親難嗣。或者天造西人，起兄於桃源紫帽間，一過章門道乎。弟尙仍披惠風，飲甘露於以己病除衰，所願幸也。

寄羅匡湖

已知道履彌暢。居廣居。行大道。豈非人間大丈夫耶。令我此念。時時大羅天際也。高文妙語。幸寄少許。以訂予頑。兌陽兄令子孤甚。惟仁者念之。

與門人許伯厚

不佞棄一官而速貧。宜矣。以足下強仕之年。方可馳揚京洛。而亦時有幽憂之疾。其有後時之感耶。榮進素定。理宜順之。無怨之難。聖人所嘆。只以馬心陽仕至爲郎。而飯常不足。世道又復何言。

答袁滄齋

門下炳江漢之英靈。兼孔釋之道術。弘才可以應物。亮節可以明心。時以大楚之風。作我臨川之俗。一事理以無礙。故性相之自如。在某大人有造。常披拂於雲行雨施。而開遠小子無知。首頸拔於日省月試。每色笑而弗怒。矢大小以皆從。何期玉節。出照金華。方指皎日以成言。徒仰惠風而太息。乃辱裁書。彌深卷念。喜靈椿彌爾壽。欣馥桂克長。克明。慶集家禎。美翔國

步尚所抑西竺之高情。竟東尼之素志。庶幾酬六年一日之知。允矣繼四世五公之業。

與門人賀知忍

四五年師弟子依依之情。時恍然在目。第風塵路斷。出山常難。心銘舊德。枉用相存。每一
異言。類焉短氣。使來千里。轉見高情。詢知履康。同人所慰。至如不佞。既不能留。難助於山城。又
不敢累豬肝於安邑。乏絕坎壈。都無足道。時有嘯歌自遣耳。便令使者。遠視養沖兄。積懷萬不
及一。

與但直生

遠遊吳越。收江山之助。縱聞見之益。歸視白鹿山中。黃龍舊侶。得無嗒然。璇璣滿囊。幸摘
一星示我。

寄梅禹金

半百之餘。懷抱常惡。每念少壯交情。常在吾兄。午日之曉。夢見兄容。灑丹於昔。弟殊喜笑。

曰吾輩惟持此好臉與世人打捱。我而人曲巷。後有池。前有堂。子間。高瀛臺。安否。劫一客云。宜州有同障。而問高君何也。予笑而不答。醒殊悵悵。戶外報風衛書來。何其異也。因書夢以寄。

青劉天虞

兄迂道半千。而存弟於玉茗堂中。爲四日夜之談。沉頓激昂。獻楚俱極。無從嗣音。言之屢塞。同爲失路。而兄才度超闊。世需有時。如弟迂愚。其亦已矣。妻養沖兄。更欲於度外拂拭。而混沌未鑿。終可如何。溫公要不爲不知我耳。右武病毀。殊困。仁兄得無喟然。

與張伯昇

世兄不遠二千里而來。清齋數信。垂囊而歸。如此門生。只似無耳。雙帛淺淺。哀愧橫集。便刻燭作中丞書。既爲揭善。另言去惡。可矣。時義最忌者。莽蒼爲大。寧皀爲高。令子九復。雅負才名。變化日新。恃愛仍此卷卷也。

與張異度

讀門下制義氣質爲體。既寫理以入微。音采爲華。復援情而極變。雖未盡發淵海之藏。亦已少窺風霞之色矣。企佩彌懷。親止何日。

答黃鳳衝

別去懷思。謂干旌久已河上。而德音忽貽。尙爾敬亭。文脊間。仕如此其不急乎。承遠索文。誼難固辭。弟能爲文。而必借尙書銜登軸。士安可不作尙書也。

寄孫區吳憲伯

八閩有孤介之士。曰沈君鈇者。弟禮曹時敬信友也。如鄒如衡。耿耿自將。時論過之。而士論未嘗不心儀之。擠落家居。蕭然可念。而遠聞有里閭之疑。涉於吏議。乃至流落隱屏。不能自釋。凡在風聽。皆爲傷心。以弟料之。世情自非晏平仲。誰能解驂而脫石父。自非孔北海。誰能飛文而理查章。幸際吾兄英慨自命。倘痛志士之坎壈。洞世路之嶽嶷。解其機絲。縱其毛羽。使沈生寬然。無膺鋒觸之憂。有巖棲川觀之樂。豈止弟與沈生同其歎謠。卽宇內慕義之士。且將

感惻無窮，千里剖心，萬惟慈照。

與李麟初太史

未能一觀，展側何如。大雅久不作，吾鄉尤甚。弟雖少見，脈理而蚤衰，無復登峯之興，門下當成此最勝。子將老而爲客矣。

答賈學卿

讀擬試脚，精焚蘊藉，非悠悠可造也。恨自頽廢，無因一挹朝采春色，所謂伊人，空有成蹊之眷耳。

答黃右文

制義精熟至此，卒遇之玉露金膏，不知黃盞元武庫中物也。尙未融妥處，終有詞人意在。長君業已斐然，次公三公，殆是小謝更清越，非火攻者甚爲兄喜。近日北人士如方之細如房如宋之偉，皆江右人所不及，文字欲商者，幸時相示。

與李遵實方伯

鄙念未嘗不在發垣左右也。每過章門，數煩分俸。在兄之賜，固出廉泉。而弟之受，亦甚慚。讓水誦老伯父手卷，響絃吟玩，可謂明月孤映，高霞獨舉。翻超超於玄釋，義沉沉於忠義。至於行草，常筆後而意先，亦豐筋而蘊彩。神仙中人，有此神物也。聊贊數語，用附千秋。

與門人王觀生

雷林爲世疑至此，門下宜速慰之。古人懷一飯，不佞於天下士懷一言也。

答陳如吉給諫

朝論固如沸，聖明在上，終是君子多，小人少。但我輩不宜急以小人與人耳。

答戴雙若

佇想風神，真人天際。山陰之棹，遠興難乘。因知吾師大哥，以再從子嗣。二哥釋業，三哥遼壯。求補青衿，爲屢咽嚼噓，不能已已。幸有三孫，英茂可學。惟明公職而教焉，以成達人之後，不

佞蒼落衰殘。度無起報知遇之日。隕涕而已。

寄梅瓊宇

弟受知克生兄最早。玉茗堂中有哭詩。時見夢言而已。仁兄與弟生同年月日。而宦遊較弟稍達。多子殊秀。弟以烏衰流落。子多中才。卯酉相望。奚啻千里。吾兄容鬢何其得借西來。庶爲心恠。

答陳子顯

齊年兄弟闊落天涯。緩急之情莫通。海山之使難遺。惟是宛水儼刑於控鯉。颯江想象於翔龍。梁岳雲霄。徒懸夢寐。忽承翰示。綿連周至。猶有餘情。白頭相思。宛如面命。弟多病早衰。而山人適來。疑丘之貽。實惟重恩。朱澹老弟奉常堂尊。而鄭葵老爲弟知己。皆成故人。致聲諸公子。今昔之感。悵如之何。

答鄭著存

青山雅操。既與華頂同清。而渾水恩波。將與吳海比潤。方喜梓里有人。而良書重貺。慰藉彌深。感何可言。每讀楊公奏記。發舒江漢之風。鎮定關河之氣。而遠詢幽逸。讓尊善下。晤時并爲致謝。

與魏見五

霍林宗兄。每道長安篤誼。仁父門士。再稱汝上雄文。讀癸春之報。世路方仄。獲登中原。名俊殊爲世慶。而大越已借康平矣。鄞邑孫生鳳雛。遠韻已非凡響。呂生鳴陛。雅才自是利器。葛生士標。方當象舞之年。已負鵬搏之志。所爲無小無大。欲從公於邁者也。惟日進而教之。無能適越。獨章甫以自文。有意懷賢。諸逢掖以爲托。

與許仰亭吏部

太學趨風之後。音徽遠綿。兩國多年。山川映發。許吏部月旦高懸。中間尙有臨川巖壑人否。如兄尙留南國。則弟當以六朝餘興。從君一笑石頭城也。

與汪一魯

二魯先生。大器。祖於彰。嶽文。采發於吳京。紆其雅念。顧我孱兒。春陽可以相煦。歲寒可以相結。何以酬茲。不負瓊瑤之贈也。

與門人吳季倫

吾友文藻。染翰鳳池。何必減書生。投筆耶。漢人以貨爲郎。多爲名卿。幸自努力。

與高旭玄

六年不見高卿。聞欲過我。殊慰。而久待不至。豈訪戴者。偶與耶。吳越道中。春秋間。可作麗人行。時亦憶汝水釣人乎。

與李九我宗伯

從京師來者。言丈蔬食。敝衣。或以丈爲貧。或以丈爲僞。夫世人何足與言真僞也。馬心陽作縣。食膏不飽。趙仲一爲銓部。歸來。幾爲索債人所斃。貧而仕。仕遂不貧耶。古人云。匈奴未滅。

何以家爲。此時亦非吾輩作家時也。惟丈有以自礪。

答石楚陽

得兄遠書，并悼死悲生三作，宛轉淋漓，使人潸然。建字兄家貧落甚，中原門戶亦是興替相陵，弟前托之章令，求其郎君，郎君竟不相見，如何。弟齒六十，頭髮如許，獨文弘材堅節，尙老江黃，有心共側江夏兄，危苦安存，天意良厚，今始交口譽之乎。美成在久，伏念良深，特愛聊作局外之語，時方愼夏，有懷不盡。

與唐緩菴

楚臣云舍駢驥而不乘，乃皇皇而更索，以門下名德蛾蟻，召起東山，竟成遠引，知而不乘，今昔共嘆。張山人雲林大有俊氣，幸進而與之語。

與于中父

郎吏之推，尙爾不下，此中進退，竟是如何。弟惟喜朝廷有威鳳之臣，郡邑無餓虎之吏，吟

咏昇平每年添一卷詩足矣。

與門人廖士沂

昔儒之教小學生有數益。足下清才而爲蒙士授書。一可熟讀正字。一可檢容鍊心。蒙卦六象。學記一篇。切磋商之。有時行官學之用。事當以在。苒流落爲嘆。二作大雅。流音鏗爾。明堂之瑟也。

答林若撫

不佞近衰。胸縮限荏。自諗臚翁。乾而不出。忽承門下。鏘琅雅歌。趑步來思。起其再眠。抽其獨絲。頤使枯蛾。蠕蠕遽遽。如動如生。有出飛牕。戶間作五色意。加以長生名筆。虬擊鸞峙。攢爲世寶。大噓地吐。五內爲承。諸作精好。流視自是。廊廟元英。積感之餘。尙圖嗣音。

答黃九洛

寺中小飲。得周爰四方之事。揭挖千秋之業。殊暢。仙舟遼南。恨焉竊嘆。章門風雨。夜玩大

作皆有靈氣。點定以歸采艾時。當有幽人之想。

寄蘇眉源郡伯

畫下南州之榻。夜宴濼臺之祠。品愧名流。誼深古處矣。羅山人露精於素飯。委蛇多暇。或有意乎此也。幸進而御之。

候董廊菴司空

私論郡國有才。必以明公經二物之則。冠三英之榮。何也。某都憲柔而不中。某司寇剛而未正。仲山有舉。端在仲舒。鄭樞焦心數年。徘徊兩國。本朝於勞逸之際。可謂適人。獨念明公委蛇多暇。獻笑文尊。雨花木末之間。所侍舊祠郎安在。江山不殊。人物可知矣。

候王荅叔鴻臚

昨道天台。遂踏龍湫。雁背望禹穴。以東朝陽而西。秀色殆爲大初仙人所盡。謝鎮鉞而隱陪。京其意自遠。人生何必多取。矧少聽琴人。相如舊恙。當復平勝。逸躔不盡來連之思。

答馮具區司成

弟官學之末。閱世賢豪有矣。皆立於是非之途。岐於內外之際。至如明公。循其自爾。由其固然。付彼是於兩行。齊屈伸於一指。可謂爲天之君子矣。數從明聖湖邊。細想長安邸下。秉燭譏私。坐如隔世。秋蓬師遠。適示以大序。是真實語。遠觀猶時時捧喝。初機作老樂家伎也。

湯顯祖尺牘 卷之四

與門人胡元吉

嶺南百姓極喜吾省人士爲長吏。薰擴蕪在東筦治行。至今稱第一。楊臨臯遠矣。萬里之行。始於足下。願言品之。莞爾文雅餘風。可鳴琴而治。清聲時聞。用慰我心。

答黃荆卿

七年之官。二十年之別。千里之外。能憶六十歲老人。壽之以詩。可謂不忘之至矣。來詩云。傳聞去國譚猶劇。不道爲郎罷卽貧。似爲悠悠者解。夫悠悠者何足爲解乎。太守蘇公課賦。見弟家淮。兌米止一十二石。問曰。國租本折相半。公歲發當不能滿六百石。且公爲宰幾何年。弟對曰。四年矣。蘇公嘆曰。人言何足信。弟咲而謝之。古稱知己之難。世豈有達觀怖死。義人要錢者耶。

寄鄉爾瞻

吾兄大筆。有中外時貴所必不能請者。而歸仁一記。乃爲兒開遠應之如響。豈真以孺子爲可教耶。合發孔孟歸仁之旨。真是確論。至云性慈生。忽學道人。正多坐此。

與傅商盤司成

門下以天下之士。爲海內之宗。河汾地以作之師。築巖天以考其相。冠冕之屬。章掖之徒。仰其門闕。如望雲中之山。挹其津涯。似味忻然之水。何期豚犬。得近夔龍。其兄已矣。猶纒結草之懷。有子淒其。常恐析薪之際。普開叢象之雲。重沾聖阜之雨。撫西河而遺載泣。咏南山而祝萬年。

答李涑山

誦道教。知山陰道中。應接不暇。而更反哭築場。終弟子之義。好禮不倦。嬰相之資也。前無瑕來。自言能析門下西河之疑。弟心咲無取高資。又誰當析之者。大事甚細。非死數度不能生。

非生數度亦不能死也。此中甘苦節度，誰能證之。欲殺衆何意。千秋某在斯門，下一過敬亭訂此大事何如。

寄余瑤圃

尊公老師已真然易名之請，蓋爾郡社何關遲疾。貴治孝廉陸君夢龍成，其材不下東海長卿。知門下當爲下榻，徐天池後必零落。門下絃歌清暇，倘一問之。林下人開心及此，不盡。

答姜仲文

非仁兄一疏，千秋不知四明事。相國座右銘，非止去國餘忠已也。弟自分袂，杏爾龍沙。公來雪山重，公去雪山輕。匪虛語也。江東雲樹，欲寄無由。適徐生能數學，願一窺天於門下。因得附訊焉。庚陽必自有語。

與朱以功

天下非水則旱，而儒之貧者尤苦。儒之真者尤苦，則門下是也。北門賢者固不諱窮，獨如

世道何。

與馮文所大參

戊戌之計。明公人爲僕不平。言於使者。枳其談。而明公乃復不免。辛丑之計。僕三年杳然。巖壑不當入計中。時本寧李公大爲不平。言於吏部堂。捫其筆。而李公亦復不免。夫以明公與李公名如日月之煥。實若鼎鈞之重。而誹俊疑傑。尙爲詬讟。小置。况如小佞名微實輕。無足光重於世者哉。吳江非遙。而出門之難。阻我夢思。知明公近著寶善編。記吳中舊逸事。而太倉起潛師父子。幽善良多。惟前後裁入書。得明公而信。庶可不朽。

與錢抑之

會試取雋者。日近卑弱。亦各自寫其致。學士不知所之。柳子所謂莫莫者。其有幸於人乎。鸞二龍於天遠。翔獨鶴於人間。是所矚佇。

與姚承菴

門下蒼然藹然。有正叔之正。而伯子之和自在。若弟於蘇長公意韻。猶在疑似間也。東坡謂伊川不知何年打破他這敬字。蓋東坡高資。又多遊於禪。遽遽有拍版門錘之戲。不知敬禮無破。可打破之。敬非敬也。正叔歌後不哭。此是可破之敬。故蘇子打之。如門下之敬。似無可破者。何如。

與陳匡左

丈含香之秩。且中途留爲清卿乎。若出當作人師。江湖之氣方急。惟深心鑑之。與兒輩東望輒思。丈與姜山不置。近得曹能始示遊西山匡阜詩。如出武陵談谷中事。步虛雲際。便風微聞。可與晤歌。幸爲謝言。

與丘毛伯

正文體自是正論。第我國家。全任法不全任人。卽文體不正者。服官不敢不如法治。偶以此三年一度耳。

寄羅柱字中丞

宣城湯嘉賓弟宗英也。在世爲一時文章之師。在弟爲千秋道義之友。韓生異才。自可暗中摸索。至以絕不相及之事。累態芝岡。夫學使者行法一奸生。何負於世。而紛紜若是。世多以酒解醒。弟意非清泉解之不可。兄天下之清泉也。南北之強。不如不倚。惟留意。

答陸學博

文字諛死佞生。須昏夜爲之。方命奈何。

寄膠州趙玄冲

宋陳同甫自云。擴開萬古之心胸。推倒一世之豪傑。其人雄厲磊砢。歷落如此。竟不爲世容。惟一辛節制知之。不能終也。以翁丈緯武經文。何在古英雄下。而竟以一尉小縣令。長謝里門。高歌縱酒。忘憂用老。悲夫。世人且無腫子。至今極矣。然聞兄諸郎君。並以奇雋發越。人之所損。天之所益。未可量也。門人旌德劉大甫。窮編甚。氣彌高。欲度淮而東。終業大兄之門。如果不

就遂有望三神山。囊囊濡足之想。弟殊壯之知。大度恢然。能爲之主。雨花臺下。一夢至今。臨風悵佇。

與張文石

弟士學讀文石之文。宦學讀文石之疏。松心竹筠。可追大雅。雲聲堂大作。乃屬言匪材。伏膺則慙。方命爲慚。謁願以成。伏惟裁幸。爰立既新。來譽斯始。文章禮樂。舍門下其誰。再節以趨九斗。未堪終對也。

答呂姜山

寄吳中曲論。良是。唱曲當知。作曲不盡當知也。此語大可軒渠。凡文以意趣神色爲主。四者到時。或有麗詞俊音可用。爾時能一一顧九宮四聲否。如必按字摸聲。卽有窒滯進拽之苦。恐不能成句矣。弟雖郡住。一歲不再謁有司。異地同心。惟與兒輩時作礪溪之想。

與陸景弼

僕少讀西山正宗因好爲古文詩未知其法弱冠始讀文選輒以六朝情寄聲色爲好亦無從受其法也規模步趨久而思路若有通焉年已三十四矣前以數不第展轉頓挫氣力已減乃求爲南署郎得稍讀二氏之書從方外遊因取六大家文更讀之宋文則漢文也氣骨代降而精氣滿勁行其法而通其機一也則益好而規模步趨之思路益若有通焉亦已五十年矣學道無成而學爲文學文無成而學詩賦學詩賦無成而學小詞學小詞無成而且轉而學道猶未能忘情於所習也思顧彥昇托契之咏子美同遊之思謂四方之大必有曠然此路精其法而深其機者庶幾及老而得窺其制作發鄙質所未逮則亦足以滿志而無恨矣旣自僂循孟子論友鄉國之士裁得以鄉國士相友或未敢與論天下之士論詩書行事也僕卽有所通其鄉而已耳偶一憤憤欲出於其鄉承下風於四方之殊才而疵賤已久羸蹶日增行路之難今世爲甚安得四出而望見其人其人又安肯坐而爲某來者日者忽拜良書大雅之辱爛焉千言大抵引重朝至猝而受之而泚發赤已復驚喜自疑豈天下士亦可以一鄉之十友耶

遊未能出其鄉。而天下士乃肯爲我先而至。古誠有之。何以得此於今也。把玩數四。乃始知陸君蓋有意乎古人。非今人之爲文而已者。詩不云乎。樂彼有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夫檀之可樂。得穀其下。以叢翠焉。穀之願也。玉在受攻。得他山而錯焉。亦玉之所不辭也。僕其穀與石乎。樂能於僕。而治不能於門下。何也。書所論爲文之善與病。蓋已精其法。而深其機者。談文字之病。非於有餘。而於不足。地有所不足。在其東南。天有所不足。在其西北。天地有然。而况人乎。病而陰不足於陽。病而陽不足於陰。亦其勢然也。古文賦秦西漢而下。率以不足病。無有餘者。詩唐四傑。子美而外。亦無有餘。從其不足而足焉。斯已幾矣。宗元之論爲文。子瞻之說稼。茲以求其足而止。至於文之質。生而已成。虎豹之皮。虹霞之色。不借質於犬羊。靈贖必矣。陸君體能文之質。了然於後人之所不足。必曠然於前人之所有餘。其爲美檀之可樂。而攻玉之有成也已。諗倘得時窺制作。以發衰羸之思。幸矣。他日更有請也。

寄袁小修

都下雪堂夜語。相看七八人。而三公並以名世之資。不能半百。古來英傑不欲委化遺情。而爭長生久視者。亦各其悲苦所至。然何可得也。弟不能世情愴惻事。而於此際無服之喪。無聲之哭。時時有之。更在世情之外。小修當此。摧裂何如。天根來。知兄意氣橫絕。無損常時。而中郎有子而才。稍用爲慰。湘河關正圖一把晤也。

寄南弦浦關中

戊戌僕堅求去官。而明公垂念不置。僕卽從關下西歸。未嘗一日之任。而竟以辛丑計去。明公力援。翻爲削迹之本。然所留所去之賢佞。乃留人去人之賢佞也。明公會日僕爲有關係人數。何得言去。夫世已忘懷。惟感知無盡。一十七年。纔吐此音。南北紛如。曷盡西方之思。

與燕芝岡

讀大疏。始知鉅人在邊。不在廷也。玉光劍氣。時有白虹。上見於天。行召公矣。郴州有奇士。曰陳元石。願一趨風門下。與談必有當也。天下士須有氣力者承之。幸強食自愛。

答石楚陽中丞

弟流覽時事，常有慨於卜式之談。縣官有隱能者，宜輸力；富者宜輸財；明公以文武兼資，秉鉞乘障，爲國力臣，弟爲世捐，便宜率妻子耕種牧畜，逐商賈什一之利，致富贏，灌輸助邊，今並以精力罷綏，心計迂錯，無能有所掣著，向麾下少致升粟寸鐵，助軍市牛酒萬一，而猥以破俸厚貽，類拓無用之人，此其人曾不能與牧豎同短長，而輒敢視顏再鑿，不幾怙愛而頑，無節度之甚者乎！誦扇頭報章，五六十明珠，瑟瑟然從肺肝鏘激而出，必非餘人所得懷袖者。古歌：但得一心人，何用錢刀爲。原取返璧篤誼中心藏之矣。

答高景逸

門下爲大道主盟，雖千里之駕，已及途窮，而秉燭之光，猶晡日莫，儲其德音，良深感幸。承問：一日千古，其事何在？無欲主靜，談學所宗，千古乾坤，銷之者欲，有能一日仁壽在斯，第慨觀斯人有欲於世者，未必能動，無欲於世者，未必能靜，就中消息，詎可詳言，至於世局紛紜，正坐

人生有欲，世棄已久，世寄爲誰，或笑或歌，總未敢爲翰音之報耳。

答岳石帆

狂狷辨極，中當今假道學之病。狷者嚶嚶，古人狂者言行不掩，假道學亦然。至於行似廉潔，則優狷久矣。獨狷者踽涼，假道學亦踽踽涼涼。孟子時尙未進此，石帆今語，大是申商。仲季辨贊深爲公毅流通，炤世爲天眼通，然假道學終不可絕，彼假中亦有光景滋味也。

答諸景陽

直心是道場，道人成道全是一片心耳。每問江東豪傑，天下皆曰：有諸先生，最勝處不在講學，且聞學人多弱。諸先生腰腹殊巨健，嘆爲世寄一喜。歸子慕遂不我遺，兄必有文以張之。

寄董思白

卓達二老，乃至難中解去，開之長卿。石浦子聲轉眼而盡，董先生閱此，能不傷心。莽莽楚風，難當雲間隻眼，披裂唐突，亦何與於董先生哉。形家饒生，上謁十年，通此一字，生愿而爽，要

離家傍亦可用也。

答阮堅之

達觀於章門舟中。道我法中。猛持異日。有堅之弟。懷不忘。竅六歸。備述風雅。流溢已。乃有言。世外之心。固非世內人盡了。得扇頭詩。敬亭雲氣。霏舞堂席。率爾成韻。以通名字。不足塵懷袖也。

寄鄒公履

任公托末契而爲客。子美思述作以同遊。裁理酬情。今昔無際。竊當僕不求公履。而公履不求僕耶。當時序已作。平心定氣。返見天性。可爲良言。僕直望公履轉縱轉深。才情更稔。少年人不在平心定氣。而在讀書。能縱能深。乃見天則爾。

答凌初成

不佞生非吳越。通智意短陋。加以舉業之耗。道學之牽。不得一意橫絕。流暢於文賦律呂。

之事獨以單慧涉獵。妄意誦記操作。層積有窳。如暗中索路。闖入堂序。忽然靈光。得自轉折。始知上自葛天。下至胡元。皆是歌曲。曲者。句字轉聲而已。葛天短。而胡元長。時勢使然。總之。偶方奇圓。節數隨異。四六之言。二字而節。五言三。七言四。歌詩者。自然而然而然。乃至唱曲。三言四言。一字一節。故爲緩音。以舒上下長句。使然而自然也。獨想休文聲病浮切。發乎曠聰。伯琦四聲無入。通乎朔響。安詩填詞。率履無越。不佞少而習之。衰而未融。乃辱足下流賞。重以大製五種。緩隱澹淡。大合家門。至於才情。爛熳陸離。嘆時道古。可嘆可悲。定時名手。不佞牡丹亭記。大受呂玉繩改竄云。便吳歌。不佞嗟然。嗟曰。昔有人嫌摩詰之冬景芭蕉。割燕加梅。冬則冬矣。然非王摩詰冬景也。其中駘蕩淫夷。轉在筆墨之外耳。若夫北地之於文。納新都之於曲。餘子何道哉。

與湯霍林

李九我清方自愛甚。而非所言者亦言之。當自少禪理耶。王荆國久禪理。遭遇信主。莫克自終其用。神物固不可爲耶。將魯越之鷄。才與自爾。非薰學所能爲也。王弘陽陶石簣能轉世。

否巖整問廊廟事。足爲一嘆。然有微意。惟有以教之。

答王字泰

丈醫書說受病因緣。對治本末。甚哲。且引不得爲良相。爲良醫語。夫族醫者。徒工殺人之技。無生人之心。以口舌爲烏驟。以白簡爲砒霜。而曰以醫國。其可乎。弟曾讀東垣書序傳。其人孤耿慈惻。隱微必敬。蓋有至性躬行者。序傳文字。亦精整有法度。世儒恆言漢唐宋。如元亦何能十一也。仁丈序文字殆類是。非性體行誼。深敏樸至。不能爲是言。弟數動江東之興。願堂上有二佛。日以班爛供養。且資旅乏。不宜上學求人。若彼前後者。何知而介介耶。弟之右武。兄之辰玉。俱爲故人。數十年弟兄情禮。知各極悲傷。焦先生不娶。婆否。爲第一致聲。

與李麟初

文章論定前賢退。替笈名除大雅留。可爲名言。媿僕不足以承之也。薄餼未能免俗。所謂式食庶幾爾。

與門人李孺德

尊公百福方留難老。以待吾子一第。而吾子更何待乎。不患子才少。患才而存見多耳。令叔楚歸否。見本寓公當大有所得。幸以起予。

與劉晉卿

吾姪孝友足法。時時念之。辱遠存貽。極感世誼。大作細讀之。自是異日利器。憶昔尊公在都。生曾攜長兒所刻時義。請其塗教。尊公數日後見還。曰。令郎文字。大勢不必塗抹。拂其銳志。但令看朱註。讀時墨。自然改觀。至今追思。尊公愛吾兒。不以姑息。今吾僅半千里外。以文字求正。若更漫爾圖點。重負尊公於九原矣。但願如尊公教。棄去游習。取朱註時墨玩之。定有人手。總之此道雖小。未易言也。

又

發故篋。索尊公手教。長短近三十餘紙。時爲傷心。至其中論時事人物。每多至言。可定是

非之極。以發國史所未備。不可不傳。且經不佞裁定。幸次第抄入刻內。并尊公手筆見遺。我兩人光景如在目前。不知後人能似此否。

與門人孫子京

江東孫郎久踞石頭城。秋風厲時。必須一大決。令郎當已諸生冠軍。父子舉旗舉登。快事也。望之。

答黃右文

弟學殖淺蹇。然語人未嘗不盡其誠。况於右文公子乎。急無以相益。喜其有以自養也。風雨遠歸。何能無念。

與丁長蘅

兄更以言歸耶。輕垂晚之榮華。保方剛之亮節。難進易退。可謂君子矣。頃復有士人來云。霍林終是道人。求仲亦自奇士。審爾則莊生所謂兩行。固可存而勿論也。

與吳曙谷宗伯

枚卜伊邇。正賴明公休休。斷斷鎮重廊清。求大忠於大孝。苦次固巖築之墟也。

答王太蒙中丞

清風所至。吏民灑然。伯東兄語弟云。兄人嶺。歲省冗費幾萬餘。公私餽遺。亦如之。炎海爲廉泉。嶺嶺爲冰柱矣。

與門人王起莘

以王氏冰蘗之嗣。遊沈氏芝蘭之室。原委旣闕。倡和復新。日月就將。器弘以利。予日望之矣。相圃得鄭公之文。立禮興詩。非止不佞一人之感已也。

答鍾嶺川

弟一生疏脫。然幼得於明德師。壯得於可上人。時一在念。未能守箴以環其中。來去幾何。尚悠悠如是。時自悲怛。屢拜良規。媿勉無量。借許長公文字。知有常否。

與劉冲倩

古稱臭味二字最微而妙。其中通極器界之外。不佞胸腹中。時時有玉筍冲倩矣。何近遠之間。大作謬爲點定。并選。

與晏懷東給諫

年來計典倚重台垣。一路一家。達人自有衡量。正直忠厚。至性然也。長公孟謙文筆大進。非止爲門下發芝蘭之香。且爲不佞借桃李之色矣。吳生楦有俊才。禮宜先謁長者。惟進而提命之。南治中。袁公滄獨雅有道心。不爲睚眦逢迎之態。曲折而至此。門下亦時相引重否。

與吳本如岳伯

昔人云。良牧所在民富。去而見思。初謂平平爾。涉令去官。始味其言。惟清惟惠。可以富民。能富其民。乃以見思。則門下之謂矣。

答張夢澤

門下毓采南維。宜機北極。出蘭陵而結綬。揚秋馥於清風。臨淪水以鳴琴。寫春融於白雪。士民久蒞乎甘棠。賓從隣輝於玉燭。至如不佞。偏州浪士。盛世遺民。可爲大夫。枉登高而作賦。又聞君子。曾過庭而學詩。子雲之心。尙玄。世皆護其寂寞。婁弘之血。未碧。天不鑒其精誠。自分地阻人偏。殘叢二酉之蠶簡。何悟天發吾覆。快觀三辰之龍旌。蹙然足音。燦其物色。大臣之度。休休若自其口。吉人之詞。藹藹如見其心。旣愛我甘。敢自愧其雕飾。言采其苦。必無棄於葑菲。謹以玉茗編紫。敘記操縵以前。餘若牡丹魂。南柯夢。繕寫而上。問黃梁其未熟。寫盧生於正眼。蓋唯貧病交連。故亦嘯歌難續。空垂愛日。感振冰以測寒。願借長風。獻指節而知短。未展登龍一念。乃煩良馬三之。恭承大製。久絃誦於諸衿。奉揚仁風。輒謳歌於片楮。名香挹筇令之氣。廉金頌陶徑之資。感公度之隆施。慙寸私其匪報。

輿車嘉興

吾丈冲明在躬。高華映世。發江楚之英靈。寫衝廬之秀色。憶南都陪遊。醉德依仁。瞻言汝

昨茲復借重中吳地大人殷撫以上善綏用中典其在於茲漢故事以郡國治行第一召爲列卿豈非故人榮望耶吉父選附致候私微垣在望無任駭佇

又

平湖馬映台師老而子少沈几軒師去而子孤上煩宮牆之引下乞門戶之庇此不佞所百叩而祈也敵門生許應培以詩禮之門端而有致吳顯科以簪纓之緒秀以能文統祈垂慈時加藻拂極知人微地遠正以盛德通懷三千里而呼或一應耳若乃公子龍鳳之標必取風雲之友則如錢士升之清孫弘祖之俊朱茂正之雅皆扶風絳帳之英也嘉雖多士知者數人聊作中涓以待伯樂之相爾

與孫令弘

孫君奇人也乃知爲公孫貴門無所苦而自以意性好爲蒼潤簡遠不入世之文所謂怪怪奇奇祇以自娛者也已知君名爲公孫子高華中實有所苦故激而爲文章慷慨而苑伊

雖然然年少亦何至是也。昨讀後寶晉齋記。寥寥綿延。出人語度之外。至云春秋三十有一。周旋百端。出罕素交。入偏室適。公孫何其多恨也。晉王述三十年。不爲其從子所知。山簡三十年。不爲巨源所知。以君之才氣。凝郁如是。交遊內外。豈遂無足知子者也。淡以明之。寬以居之。何知公孫之不復爲公也。

答朱公子茂正

不佞南都奉陪尊公。清英大雅。日夜無倦。後梢疏闊。冰玉之姿。時映人心眼。年來自偏。常闕於交遊。吊恤之事。而公子裁書。遽報不以不躬爲罪。推引禮至。琳瑯滿目。森然有聲。轉悲爲慶。慶我虞君兄之有達人也。文字亦有無可奈何者。時也。年餘寸陰。終宜努力。

上馬驥台先生

庚午之秋。所錄者。弟子某一人而已。而弟子復以性氣乖時。遊宦不達。無以報稱。南都一問起居。量移平昌。馳問公子。而貴里人云。俱在廉府。寸忱未將。弟子何爲。知師盛德。考槃。福履。

彌泰而師母夫人北堂春永佳公子翻聯雙秀弟子之願殊慰因便薄致芹私函丈之前聽風何日弟子無任想戀徇復之至

答于中父

極感仁兄垂青卷卷弟堂上人已踰八望九老萊子何嘗去斑斕何人跪拜著公服也故蚊睫者能斬鵬翼耶世局何常根性已定惟門下謹身以待

與彭興祖

美人過山中無可爲報以兄意度所至必無人道之患獨陰陽之患無可如何幸甚自愛
答黃金守文學

大江以西乃有黃先生載籍極博發天苞地絡之文才思殊腴倒珠海瑤山之筆奏牘可以三千而無緣索長安之米對策幾乎六十而不獲奉賢良之詔人無足與之語天有所不可謀良怖其才深悲其遇不佞蚤策步於先醒晚垂精於後死踰六望七委筆墨以頹唐越陌度

阡嘆知遊之契闊。忽承駢語。喜溢新知。何今茲而始來。及佳人之遲暮。恐愛之而莫助。感捐佩以何言。聞將棄小備之文業。已領大乘之教。割虛情於綺語。發妙想於靈心。然則此中所爲麗藻雲霞。正彼岸所爲空花陽燄。敢因愧謝。竟此愿言。所謂伊人。安得褰裳以還。逝肯適我。猶堪秉燭而遊。

答朱廣原

癸未仕人。最早零落。子弟象賢者。亦不數家。而門下以天授之姿。拓天屬之緒。爲年籍尤重。可以激厲頑鈍。喜倍恆情。顧念門下鼎盛華貴。不佞沉鋼衰委。未敢遽以世好通也。而良書已竟。然巖壑矣。作扇以揚清風。奇香以襲餘馥。明鏡以晞末照。美人之貽。感觸無極。至若瑤華之旨。精博婉麗。不佞蹇戇。無能仰酬。率意鳴謝。惟大雅炤原。

答涂允升

尊公勳震疆陲。行孚朝佇。而門下復冲然大雅。趨庭之儀。尺寸不失。令人意往。向懸綢繆。

眷焉良夜，更貽翰音。孝友之性，溫恭之懷。悠然詞表，第徐生來。直生寒暄，而故山已定。新丘難尋，朽骨之期，當以異日。

答陸景鄰

不佞得以子墨之役，仰贊幽光，榮重無已。何當門下，遠書鄭重，似非蕪塞所敢承也。知此時入郡榮選，門下之才，自爲世需，第世實需才，亦實惜才。願時虛中以鎮之，人愛不如自愛也。

與張凝一

董范事起，王弘陽先生正在括蒼，言及門下良工心苦，爲世道受此凌遽，時亦未計後來至此極也。雖然，門下危而菴民安，社而祝之，自有在也。郎君雙秀，明月珊瑚，光價南海，易所云鼎折足，傾否。造物恢詭，前後寤可知耶。遠贈織絳，服之無數，門下未便再粵，時友慈山，攝歸淨理，則萬物可齊也。

答王基憲憲伯

每從還素兄論貴郡英舊，則必先我門下體粹行備仁治義豐里居極孝友雍肅之誠。宅官高委蛇正直之節，瞻言明德，展側時勤，借衰西來，未能利見，而猥承翰音，過爲采信。夫以寸善靡儲，而疇衝首被，一介未上，而褒挹前施，此自休容之本懷，而實衰稿之殊遇也。東向鳴謝，耿耿曷盡。

與門人劉琪叔

與琪叔語，如行山陰道上，令人應接不暇。別論已心志之不能愛人，不能成身，禮所謂寬身之仁也。小詩爲別，願言珍重。

與門人周仁夫

仁夫每爲我言固始魏孝廉，今果大發矣。仁夫可爲知人，夫能知人者，其人亦可知也。仁夫無悲不遇矣。

答徐然明

不佞爲文亦既衰矣。欲求今少壯能古文詞者。時以自資。不可卒得。則取四方諸生文字。觀之。體不必偶。而風神氣色。晉旨古今大小一也。然明文字。觀秀鮮婉。復流漢委長。少壯固如是也。不佞得受其光好。裨益良多。來教云。年事未臻。風期已托。然則予之資生。而生之資予也。又已久矣。小序媿不文。亦諒其既衰耳。

與門人葉時陽

生去平昌十餘年。初無所覩。兒子又鮮一遠者。乃爲生繪像立祠。此是貴鄉篤誼。如生薄德。何以承之。然生在不昌四年。未嘗拘一婦人。非有學舍城垣公費。未嘗取一贖金。此又可賀之父老子弟。而無擇言者也。庚桑之社。或以是耳。時陽積學苦志。宜使發去。令子文理近益。豈否。且夕爲平昌祝者。黃槐丹桂間多得一二人。正不必皆臨川桃李也。

與門人時君可

君可是文場。器遲速不必論也。平昌祀我。我以何祀平昌也。昔人云。天下太平。必須不

要錢。不惜死生或不媿此文官耶。

寄鄒梅守

與兄三世之好。在外經年。何能不思。二夢記殊覺恍惚。惟此恍惚。令人悵然。無此一路。則秦皇漢武爲駐足之地矣。兄以廉吏作客。未便作饒客也。

與趙南緒計部

初試政時。極水知遇。倉卒兩去。自知才非世需。不敢求通長者。後益淪落。每讀大疏。軍國平章。千里之外。宛如聚米。國體民生。於焉是賴。而忽來旁及之論。遂成遠引之思。豈有維繫之誠。徒滯近關之迹。詩云。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每咏斯言。恨身已鋼。不能出一言爲明公發其悃悞。聞明公已待放於郊。夫咫尺君親。而去住難言。朱紱之困。甚於蒺藜。此幽憂之士。所不能堪。而何以爲明公釋然也。捐擯以來。長安尚絕。而獨不能忘舊於明公。以明公立朝。都無過舉。所疑一二大事。自有主者。後人當自諒之。明公無愧色也。惟優游龍蠖。以爲世儀。周志齋堂翁。

無恙其公子名位何似幸示之。

答張夢澤

丈書來欲取弟長行文字以行。弟平生學爲古人文字不滿百首。要不足行於世。其大致有五。第十七八歲時喜爲韻語。已熟騷賦六朝之文。然亦時爲舉子業所奪。心散而不精。鄉舉後。乃工韻語。三變而力窮。詩賦外無追琢功。不足行。一也。我朝文字。宋學士而止。方遯志已弱。李夢陽而下。至瑯琊氣力強弱巨細不同。等賈文爾。弟何人能爲其真。不真。不足行。二也。又其賈者名位頗顯。而家通都要區。卿相故家求文字者。道便其文。事關國體。得以冠玉欺人。且多藏書。纂割盈帙。亦借以傳。弟既名位沮落。復住臨樊僻絕之路。間求文字者。多邨翁寒儒。小兒。銘時義序耳。常自恨不得館閣典制著記。餘皆小文。因自頽廢。不足行。三也。不得與於館閣大記。常欲作子書。自見。復自循省。必參極天人微竊。世故物情。變化無餘。乃可精洞弘麗。成一家言。貧病早衰。終不能爾。時爲小文。用以自嬉。不足行。四也。元以前文字。除名人外。不可多見。頗

得天下郡縣志讀之。其中文字不讓名人者。邈邈而是。然皆湮沒無能爲名。名亦命也。如弟薄命。韻語自謂積精焦志。行未可知。韻語行。無容兼取。不行。則故命也。故時有小文。輒不自惜。多隨手散去。在者固不足行。五也。嗟夫。夢澤僕非衰病。尙思立言。茲已矣。微君知而好我。誰令言之。誰爲聽之。極知知愛。無能爲報。喟然長嘆而已。

與門人陳伯達

長公愛我。我愛長公。莫往莫來。每懷子矜之嘆。十月盡。或過章門一晤也。誦來作。令人怡然。曠然。卷卷未能萬一。

與馬公子長卿

弟兩拜吾師於長安。後在南都。致問而已。弟子之敬闕焉。初謂世路稍通。酬知未老。已而世棄無能。復奉音旨。讀世兄行實。泫然淚下。長喟而興。當吾世爲吾師。而不知其人。可能免於簡鈍之誅乎。勉從諸人筆後。爲神道碑。亦不知弟子能傳其師否也。然因師以傳。弟子之幸。弟

未死終當一掃墓下。嘔其寸心耳。

與王止敬侍御

門下以清衷雅抱。擢居耳目之司。世道良幸。弟巖壑已久。無緣作長安書。私懷想焉。君子羣而不黨。抑而強與。幸益自韜。以須大用。

復甘義施

弟之愛宜。俗學二夢。道學也。性無善無惡。情有之。因情成夢。因夢成戲。戲有極善極惡。絕於俗無與。俗因錢學夢耳。弟以爲似道。憐之。以付仁兄慧心者。

答陳古池

夫道視不可見。聽不可聞。體物不可遺。講者不知是講體。是講物。講物則不盡。講體則不能。弟所以遲頷。教於門下耳。張侯自是久而相知。公事濟臺。可無避也。

與朱以功

章門無右武爲壯士。無相公爲長者。何處受我輩耶。時時念中惟有朱先生。三兒每見朱先生一度。卽著裏一度也。

答錢簡栖

姑蘇大雅士。舊獨莫寒泉。今獨錢簡棲。氣岸橫絕。曹伍有當子心。遊道非委軟難。愷亮難也。得楚遊諸語。霏塵歷落。茲與蒼陸兄相對。斷橋江開。聞如見足下。時屬兄常倅處。能相物色否。

答但直生

書來。知令先公佳城改卜。謂景純誤人。不佞妄意水土比。水自是地中物。江南土淺。較爲迫水。西北地厚。至三丈不得水。復少華潤。管公明止留四獸耳。捉龍知脈。時師常談。要亦不得不爾。常見縉紳家。親方水蟻時。權利轉上。歸而後覺之。殆不可曉。總之。令先公盛德。足下至性。允終其吉。不佞齒至。近得一不食之士。容速朽焉。未煩多師也。

謝鄭輅思郡伯爲作相國生祠畫像記

不佞少學爲文，薄成影響之用，長習爲吏，空以木強爲體，烹小鮮而覺擾，候單鳧而不復。此亦無所短長之效，固宜罔攸進退之利己，而吏民矜其恫恫之忠，人士采其揭揭之義，固存得一之愚，用著在三之厚，去再考而將抽，托千祀以彌愍，若不獲鉅公之筆，則洛陽石闕，無緣甄其治行，浚儀畫像，誰與施其神明。久之，射堂爲通矢之墟，灌壇等嘻出之社矣。竟邀天幸，獲承公度，引豐相而傳義，援澤社以徵禮，蔽芾無留，何有勿剪，勿拜，馨香莫遺，安得采蘋采芣，乃屬達人君子之言，置之高陵深谷之地，乍披文而傳質，已玉振而金聲，乃至錦雉見捐而推以機杼，刀尺之妙，琴瑟委絕，而證以高山流泉之響，跕啓而咏，唱曠有餘，讀至，行可質天地鬼神，不覺涕從，何以得此，譽以文能安民，人社稷，徒令汗浹，無所承之。

答繆仲淳

兄手書良厚，弟有二親，俱七十餘，無出理，留一官，止是繡人物耳，知遊中似兄無一俗滯。

態者更能幾人江東道風何如幸時以聞。

復牛春字中丞

保障重臣具文武才望而徒拾無影細事致使請告難留既喪民宗仍傷朝體識者謂何如。弟才質踈鄙然留之乙未之計者南公也。鋼以戊戌之計者溫公也。夫以貴鄉二老趨舍不同則南北之情益無足異矣。誰將西歸懷之好音世誦悠悠臨風嘆息。

湯顯祖尺牘

卷之五

與劉天虞

意仁兄便起家郎丞以上。不謂更紆南服。邇得宦籍。見作荆郡丞。爲兄悵然。然有一耆宿云。荊州措大多如鱸魚。沙市琵琶多於飯甑。措大多。可憎。琵琶多。可近也。仁兄漸北。太宰知我乎。燕燭鄧書。弟不爲誤。

答易白樓

門下清操惠德。當異常震蕩之後。收拯還集爲勞。而更以兼葭之親。遠懷梓櫟之齒。彌邀篤誼。具仰優材。道體冲明。諸惟自愛。

與門人余成輔

足下何似。齊火自煎。淨其齊而火自恬。人生火傳也。惜薪修祜。古有名言。念之。

答許子洽

僻在江外。子墨之遊無幾。幸如門下。賁思假以芳帙。淵雲徐庾。春容駢陸。獨恨無以仰承贊唱也。不佞幼志頗鉅。後感通材之難。頗事韻語。餘無所如意。掣此於吳中。如以殘礫比海月耳。

與李還素

君家兄弟。每以孝友相先。名位相讓。恆令人榮頤。至若以相公在事。而臥托彌高。必有悟超然之致者。逢人因任而行。似難固守。誓慕之節。再過章門。披雲觀日。當知笑涕同時也。

答門人黃元常

施糜散木。是賢喬梓高誼。但譏流感目。拯卹關心。文字定損佳思。惜年來衰憤。無能爲少

俊鼓舞耳。斂香付內。并謝。

東陳如吉給諫

形成於疑。氣生於激。賢者正不免耳。若夫人有南北。爲一人者。有何南北也。

與吳繼疎

隱舟遡洄。從之竟不可得。趙仲一書。以煩清箴。國學孫君懋昭。清才雅操。湖中不易得者。惟門下高眇之。王宇泰兄學深而行樸。宜相朝夕。彼護太倉。自是師友之情。弟最疾夫賣恩爲名者。仁丈以爲何如。

答聯聲和

門下含醇毓粹。出仁義忠孝之鄉。蘊賈宣文。起放城冠蓋之域。祖有功而貽翼。哲人之儀。則相望。子能仕而教忠。儒者之風猷自遠。三世相傳。四聖易。允潛躍之維時。百畝之田。一卷書。正麗裝而有獲。從南阜爲師弟子。指仁文首座以爲期。在東吳多士大夫。悅禮樂鳴琴而可治。頃承良範。示我孝思。宛轉百年之中。淋漓千里之外。兼以士論有人。銘志懸諸日月。重以予嘉。乃考。綸綽賁其扁泉。而復垂意殘叢。待以集翠。敢曰哀誄之屬。一時所推。徒以曠心之言。同里。

所習寫碑則說無乃賤玉而貴珉末簡可裁庶亦遺華而采實

答費舉卿

春雪淋漓擁爐微吟而良書適來疊疊千言推獎過至僥僕幼從徐子躬先生遊而屢忘年於惟審因能研弄模寫長便習之弱冠過敬亭梅禹金見賞謂文賦可通於時律多累氣因學爲律粗以紀遊歷寄贈言懷無與北地諸君接逐之意北地諸君亦何足接逐也寄示二詞絲旆可愛制義典雅圓起小有異同知不爲訝也公子翩翩十舍而遙無緣一攜手如何

與幼晉宗侯

君行殊慢知留亦無以永客歡也高張揚徐詩一過已快都有矩格繼藉深穩不漫作大是以清氣英骨爲主後輩李相何弱餘固不能相如恨未得見王止仲饒醉樵詩醉樵似是臨川通人也

寄張聖如驤使

觀人者醉之酒以觀其恭。子之財以觀其廉。今所試於門下者。非衆醉衆濁地耶。石門之敵。夷齊比心。門下當有道處此。積水奮飛。未可量也。廣嶺南枝。時勤夢想。惟益堅冰雪。以候春陽。

與丘毛伯

公舉太夫人高行。上下莫不欣然。愿相揚激。以光朝命。母膺鴻鵠之歌。子叶鳳凰之什。世際盛事。何幸觀之。

答孫子京

以不佞犬馬之年。煩子京鸞鳳之篇。挂我草堂。自得驪珠。徹夜明矣。每一披對。如在秣陵春暑時。感思非言所既。因墨妙。知郎君復是過庭。大足愉快。荆卿亦寄詩爲壽。幸一致謝。

賀王經賓鸞伯

門下以父母之愷悌。爲天子之保郤。借法星者三年。允矣江湖紫氣。播清風於萬里。峨然

蟠嶺青天。臨桂促熙春。父老攀轅於東邑。甘棠留化雨。衣冠寫詠於西江。何但懷去思於五賢。固且佇來儀於八座。不佞披雲字下。愛日天中。快觀遷喬。既來好音於幽谷。欣聞適館。敢致微敬於緇衣。

寄門人朱六義

言者催請館試。當是仲夏爲期。以門下瀟抱風期。自是玉堂中品。臨川二百年餘。不得借一當事者。有維梓之意否。郡縣尙缺。惟有難之者乎。前郡縣各一人司之。而不足。今郡縣共一人攝之。而有餘。固以知吾郡之易耳。

與馬愛園

仁父道兄。里居超然物際。而行備規繩。非公正不發憤。殊尉涇陽。兄書大有義味。而細欠商量。乃致疑然並作。聞天虞兄復爾。吾徒俠骨何處不銷耶。年運而往矣。握手竟是何時。

寄林丹山

不佞昔在孝廉。數受明公度外之知。春穀堂中。宛陵樓上。遊宴盡日以忘疲。笑言中且而不寐。委公慷慨於燕市。明公臥托乎長安。密歷周旋。意氣殊絕。何意楚材零落。姜公已爲故人。而明公謝事高居。廓然蒲海。雖丹雘之彩。自成羽儀。而東山雅望。豈終林壑。邈來我思。累有年歲。每過天門石龜。想凌陽子。明何可更得。猶記公子亭亭玉表。當卽珪璋廟廊。而尙滯庠序。豈連城相儕。固自有待耶。追昔撫今。興言恟戀。

與吳伯霖

常讀王仲師九思。至巷有蝸涎。邑多螻蟻。視茲嫉賊。心爲切傷。不覺大噓。人雖多僻。何詎如許。弟自舉子來。便遠於州縣。徒以棄斥衰微。親老子稚。未能絕情門戶。兄視弟志意。於世榮落。亦何有耶。貞父於弟不薄。五年之中。無一私語。謂世如夢。兩柯黃梁。轉爲明顯耳。

與許伯厚

孟德王大將軍。皆少壯時。卽雄飛得意。尙有伏櫪之悲。敲壺之感。况於苦心伏首數十冬。

春而未得借一者。悲感更是何如。勉之。今秋吾向雁行中。一望燕臺捷書也。

答黃一禹

憶齋頭鷓首。把袂譚心。恨無絲一度芝城。載遊蘭室。而更辱惠音。兼以雅憐。思存所逮。何日能忘。書院賦已多。無累。敢辱頭陀之命乎。思岡清魂。必能幽贊。棲賢之舉。功德何量。

寄曾金蘭

讀仁兄宗通序。道味悅心。似有投於夙好。禪關娛老。或不昧於往因。未嘗不欣言獨笑。氣味同然。顧以世法相乘。戲論爲累。終不能如吾兄。拈性相以橫陳。表宗經而直上也。熊生云。數過衡山。不見金蘭先生。猶爲虛度。南岳。惟進而御之。并借新知。以發衰憤。

與門人李超無

初弟以僧來見。大似可人。長髮章門。便作殘僧矣。學書學劍。拓落無成。重以交匪之嫌。致有竊鈇之議。必自反也。又誰尤焉。第許中丞。公江東妙宰。鐵刑惟平。來撫吾西。益留慈恕。令公

係其至戚。椒問乃其素風。但可矜疑。必從寬政。此時惟有痛自譴悔。盡消業緣。萬一可回。自是神君好生之德。若妄擬求援。微彰怨恚。雖有善者。可如之何。悵矣難言。悽其曷盡。

與李穉德

孺德爲尊公岡陵之祝。所謂華蓋只在人心是也。華山百六十里。而不過我。能無悵然。幣扈之况。何德以承。服之無斃。酌以自壽。拜雅誼矣。兒未嘗不學。尙難一舉。足下終是絕塵。而奔耳。

與門人劉大甫

主者尙爾遲遲。南闈何如。今吾弟須速取龍頭。爲熱心人一快。貧者士之常。措大亦別無逐貧法也。

答朱朱陵

槁藥經營。且不暇給。硯席之事。戒而不親。每承下問。愧戢彌深。更辱於令君處。婉言屈禮。

此自明公友于至性。追念令兄遊好。第不佞年來自廢。了不關人。魚相煦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楚水吳山。未既鳴謝。

答李乃始

良書娓娓。推挹深至。竇無俗情。弟妄意漢唐人作者。亦不數首而傳。傳亦空名之寄耳。今日僥得詩賦三四十首行。爲已足。材氣不能多取。且自傷名第卑遠。絕於史氏之觀。徒塞淺窄。諱爲民間小作。亦何關人世。而必欲其傳。詞家四種。里巷兒童之技。人知其樂。不知其悲。大者不傳。或傳其小者。制舉義雖傳。不可以久。皆無足爲。乃始道。吾望足下。或他日代而張我區區者。何足爲難。雖然。乃亦有未易者。宋人刻玉葉爲楮。三年而成。成無所用。然當其刻畫時。不三年。三年而不專其精。楮亦未可得成也。特足下知而愛我。屑屑言之。惠詩久弊。幸更書以貽。

與孫見玄

稿記齊聲萬言。凡弟塵微。並收無棄。丈夫以龍矯之姿。驥首雲漢。而乃垂潤於枯竭泥餈。

之流敢曰風義之相期。故是淵懷之遠側。圖報何時。私懷靡罄。

與劉君東

來教。旁人何知我輩交情也。屠長卿曾以數千言投弟。弟以八行報之。渠頗爲怪。弟云。古人書上云。長相思。下云。加餐飯足矣。此世人所不解也。公子何得不留膝下耶。古人秉燭夜遊。是真實語。弟偶隨兒子至此。歸去看演黃梁夢耳。

與門人王得環

開賢書得足下姓字。不啻兒輩得之。賓巖師清濁其躰之矣。葉時陽知已南歸矣。風便無忘好音。

與姜仲文

仁兄卿月之臨。猶霑旦晚。公論爲訝。弟曰。昔人以無書抵政府爲賢。今人反之。發冲自應久此耳。

答董嘉生

不佞極不喜爲人作詩古文序。因足下卷卷成之。昔慚長卿。今愧本寧。過學卿。可出此一過當悲歌也。

東門人李太虛

雪中屏去雜累。讀書寒舍。足稱男子矣。不佞得太虛。固前有光。而後有輝。太虛得不佞。猶欲日有就。而月有將也。夜間口占以似。少年豪氣幾時成。斷酒辭家向此行。夜半梅花春雪裏。小窗燈火讀書聲。

與沈華東憲伯

世大治亂常起於殺人。殺人常起於殺萬物。讀老伯樹德堂稿。始知吾兄識鞠。多所全活。有從來矣。承諭代作。弟從來不能於無情之人。作有情語也。

與常州倅陳景燾

承教李超無佗今日存戰粟之餘當異日効投桃之報江東儒俠具感高誼寧獨不佞榮藉已哉

與蘇石水督學

門下初下羊城之幅欲奉龍門之馭而終以禁例未能自前迨真人遠引亦復瞻望弗及寤言爲振而已門下卽以紫朝爲葛巾以金粟爲寶籙而四海人士所望蘇公者謂何昔荀公每踐三事輒思太丘二相白不能不興懷於此矣

與門人陳仲宣

佳作氣食全牛自堪壓卷然令師大聲許人解元不止洩漏天機并亦唐突人意宜罰不宜賞矣

答王霽宇制府

珠厓可擊捐之徒以屈漢公卿銅梁旣開長卿所以喻蜀父老人言不足中每信而見疑

公度有餘，外且存而不論，固已允文允武，庶幾純孝純忠。至如不佞，清時棄士，僻壤餘生，見武公代有司徒，願附緇衣之好，聞召伯王命，乃祖喜傳圭瓊之文，願後進而當王公之前，纂組難通於錦水，匪先容而居賓客之末，絲蘿乃寄於松潘，敢云續千賦之心，何當動百年之感，一語爲知。九頓鳴謝，風雲路斷，無由沾公旦一沐之榮，雨露天寬，庶幾廣吉甫萬邦之頌。

寄陶石簣

門下德心譚粹，道履貞固，躋之玄纒之秩，專以羹醴之任，必且調玄幹世，賞氣成務，而細人難與遠觀，敦士未卽大受，乃如來教，豈非因心爲量者，由乎我而自知，緣器爲功者，存乎世而靡必哉。至如不佞，故無通俗之識，空有忤物之累，長廢豐草，誰曰不宜，而又以下貧乏于野之資，生累少出門之適，爾思非邈，我親猶勞，徒爾戀豐容於湖邸，展詒翰於陪京，想似徘徊眷言，罔嘿宿德如斯，餘可知矣。二葛侑楨，綌兮絺兮，凌其以風，則寒士之懷也。

答章斗津

不二生不測。所性匪安置。無欲所不欲。有欲天下庇。來詩可謂照用俱全。末云。義孔臨師保。乾坤爲家舍。則幾乎大矣。五十以邊。拜惠殊深。敬謝。

寄馬梁園

賈生宋忠同在季主卜肆。幽思清辨。雖極陰陽之致。亦覺長沙落落。弟得見兄。在魏無雙店中。奇俠相聞。目擊而嘆。遂爲同進兄弟。走馬江淮間。作清強男子。而弟亦奉祠秣陵。音報時接。道誼相督。中不顧私。我輩交情。神明所聽。後兄稍得通抱。提文江右。弟時謫歸。一見竟爾。寥廓。遂至於今。各爲世棄。此其抑塞流放。長沙之投。宋忠之使。奚足道哉。貽哲兄來欲作詩。宣寫愁結。而歌酒沉迷。遽不能成音成文也。前會中丞。遂問弟懷中何人。弟云。止有汝上馬長平。彭魯軒。貽哲云。兄體逾旺。而弟逾瘠。箇中去就。貽哲能道之。悠悠忽忽。惟有強食自愛。

與饒三明

數欲一革從之。輒以不勇自愧。石楚陽昨詩云。漢家有隱終難讓。未必箋疏老一經。弟答

云箋疏閉閣渾閒事。長伴漁樵到日曛。仁兄以爲何如。

答衛淇竹中丞

昔爲屬吏。今作部氓。筆墨之役。其何敢辭。第臣之壯也。尙不如人。况其衰乎。何能供衙官一視也。

與龍身之

久不聞問。喜貴體猶健。而長公賢。能立門戶。醉鄉無恙。春日彌長。白髮丹心。總付杯中物耳。

與陳思岡給諫

門下清苦。古人之所難。世寄之所恃也。大奏抵疑觸忌。仗清白而制詭隨。釋細微而據偉鉅。悠悠者世人之情。耿耿者貞士之志。置之舊京。亦豐芑仕人之意耶。

與鄧太素

十年仰止纔一登堂。殊慰鄧林瓊樹之思。寶劍星懸。借大手一揮。便爲旌陽生色。寒射珠宮。蛟螭却避矣。

與深菴宗侯

辱門下遠念。茗以澹口。刻以清心。如吸冰雪。銷此永夏。馮公白頭。孤苦長遊。以鷄足山破熱惱那弟入省。止有哭吾師一事。思之亦是世間法。於道人何與。得吾丈集句。先爲致西州之感。爲報故人憔悴。盡誰家池上。又逢春。可謂長歌當哭矣。

寄魏合虛大行

昔賢定交於杵臼。賞契於桑陰。曾無一介之通。撫塵之舊。引之惟恐不亟。稱之惟恐不盡。其志意殊也。門下英風茂。誼學者莫不聞。而楚士陳生嘉礎。吳生光龍。於方內外無不通。真足吞吐雲夢。日近長安。惟門下時有以壯之。弟語無妄也。

答牛春宇中丞

知兄已爲遠志如近事何。天下忘吾屬易。吾屬忘天下難也。

答門人蕭承之

劍在垠。譚諾。養清不賣文。何能何如許人作酒餉也。來書感高誼矣。

答丁右武

亂世思才。治世思德。惟中世無所思。然吾輩不能不爲世思也。高臥北窗。亦何可使得。

與門人朱爾玉

聞爾玉益貧。貧不失爲爾玉也。唐宜之傳遠度。卓左車。是秣陵三珠樹。爾玉時逢來否。尙書兒調梓成。幸惠百帙。身不能作尙書。猶欲以一經貽子也。

寄謝耳伯

安石不出。當如蒼生何。以門下清才高韻。一飯能輕萬石耶。午秋一曠。惟專意大業。以慰遠懷不盡。

與王相如

相如才氣橫絕。欲下帷讀書十年乃出。甚善。不盡讀天下之書。不能相天下之士。故曰外遊不如內遊。如僕老矣。居無可談。得貞父來。同臥語三日。差絕人意。亦時念及足下。恨遠莫爲致。余生時執批選。藍翰聊奇博士也。煩爲道卷卷。

與馬心易

時議紛紜。各省大吏持祿養重而去。長吏因以羊虎不可治。上于天和。所在旱潦異常。就中獨是善人窮餓。嘉興馬先生其最餓者也。年來何以樂此。星家雷生過謁吾兄。與之坐而問焉。亦知弟同此餓也。

與岳石執

孫賀明清材。當爲世寶。而漫遊臨川。昔人云。未有夢乘車入鼠穴者。此不其然耶。承示笑贊。時爲紀倒。願世局無一處非可笑。茲且日新。弟且續遠公之會。二三石友其許我乎。

與吳葵臺

以克壯之猷利大作之用。快甚。貴治文學。晏有聲。能以諫議自通。孝廉王德新。能以文章自見。獨風聞真州李季宣之子。秀才。爲商人所苦。瓜州蕭成芝之子。童生。爲里人所侵。皆弟故人。二十年不相聞問。心殊念之。吾兄暇時。以垂清問。卽當我秋風一度也。

答劉貽哲

德音從天而下。始知諸葛公度。遺傳示婦子。僮客莫不驚喜。詢知兄黑頭無恙。勉身就官。封函廊廟。無非可效者。文字三種。附上。劍州聶君世潤。真格士也。丞撫州。卽以真格不諧去。幸引重而薦進之。承問敵邑。令君葉明生。清惠宜民。林凌九殊俊。當亦難入蜀乎。

復門人王天根

手書。覺覺。知足下嗜我殊癖。此是往因。非關今作。別後苦濕昏墊。似瘧似寒。五句乃起。無復神明。舊觀伏枕讀文字。一過霍然。爲作一叙。蹇短。不自知其云何也。扇頭詩。宛有深情。貪和。

志感足下當知我心悲耳

答李孟白岳伯

江以西地薄人劇加以春夏則霖潦滔天秋冬則焚炙掃地米價騰翔盜書踵至戊巳之
隱猶未底此時非明公先後天而慮詳左右民而法備力贊兩臺疏蠲議賑民其魚乎民靡子
乎尚不佞今日猶得飲天食地秋毫皆歸鴻造手額祝謝非值不佞一人已也賀關伯書已領
石定文字容異日附報

復徐鍾法

吉父兄來云吾兄之清更滿於水至今蔬食爲民祈福如此安得長物貽我陳人適弟迎
得丈六大像安奉盧嶽棲賢正乏舟資卽以回施更爲遠禮三匝奉祝吾兄宰官身功德無量
也

復于振方岳伯

得子池亭徵惠于旌。爰此寒色。伊人有懷。寄之薄詠。恨無佳筆。仰佐仁風。巽父今之古人也。曠佇何極。

與易楚衡

海內知遊。在貴郡者。莫沉踣厲。意氣皆足千秋。亦各乘時。極其幹用。惟胡潘老。扼寒津途。靡志以沒。心甚念之。不謂遺孤。構閱。乃至於是。幸有門下仁人長者。生死而肉骨之。金石高韻也。扁頭四雅。以王孟之骨。寫陶韋之思。六月披襟。甫覺清風徐來。不知於陵漢陰。於肉食何如也。如弟短才。何當江沱漢汜之餘。而謬顧哀詞哉。逕資貳拾。聊爲潘老公子讀書之費。黃樵老未行。弟尙面有所托也。

與蔡槐亭

吾丈文章經濟。所至鼎呂。卽位清華。隱然公望。曲江拜署以來。文鯉不嗣。近見除書。知復出牧嘉水。此郡吳越之交。江海所會。樞機鎖鑰。舍丈而誰。鄧生過我云。石帆兄讀易之餘。雅意

吟染閒氣胸中一點無令人悄然。

答門人吳芳臺船使

昔人稱身處脂膏不能自潤若未處脂膏何言清也吾弟此其時矣海剛峯在南盡裁官吏費共至貳千餘不佞見而知之魏見泉在邊歲節互市費積至七萬餘以爲修堡之資不佞聞而知之二公卒稱名臣吾弟市雖小不妨以大人自爲也宦東粵者清濁皆易見吾弟勉之。

寄郭振龍

門下起忠孝之鄉詣文章之域儋青華而東陽借色切寶鑿而北極儲顏固已頌盡百里揆佇三台矣許中丞之名德盧儀郎之危節仁門下殊禮中否舊南太常簿吳直齋令子存恭存肅從不佞最久家世舉業何似倘收之參苓之末亦門下桑梓至意也。

答陳偶慙

弟孝廉兩郡時交知惟貴郡諸公最早無論仁兄衡湘昆季卽思雲愛客亦自難得三十

載英奇物化殆盡。或難絮酒遠莫能致。良朋永嘆。風入知之矣。弟不記仁兄何由負謗家食。天與佳兒得驚鷺而輕腐鼠。復何恨。康侯高義涉江來命。適舌拮据。都無靜思。其去其存。物遺自遠。可耳。

與孫見玄學博

竊祿平昌。樸棧菁莪。一無所有。然既嘗得其士而子之。惟願賢人君子明師傅。時加保持。如金玉宜言。庶亦忘其前度之教。令凌弛也。如門下色咲伊教。心口俱融。同羣弟子之誼。謠實鄙衷之舞蹈也。至若十年揜棄。無足去思。而必寵之以文。飾之以句。此自淑人君子教民不遺厚念耳。

答吳紀陽

時維正午。禮值佳辰。偶將豚犬之兒。觀於流水。特思鸞鳳之友。蓄彼高山。眷何日以遊關。欲因風而採艾。乃辱冲華。及於衰朽。角黍閔靈均之既餒。梧仁感威鳳之同淪。雨茶開金縷之

香雪酒映青蒲之色。自美人之爲美。與清者而皆清。諸附足以珍完。再肅手而鳴謝。

答孫公哲

玄宮梵館。一再周旋。少年早抱長生之訣。衰年乃就無生之意。未遂商量。別去良悵。拙詩無似。書來猶稱不惡。當是用諫爲愧耶。

答馬心易

三惠良書。闕然不報。此時男子多化爲婦人。側行僂立。好語巧笑。乃得立於時。不然。則如海母目蝦。隨人浮沉。都無眉目。方稱盛德。想自古如斯。非今獨撫膺矣。偶記兄欲我長歌。搥悶扇頭。奉爲撫掌之資。眼中人如陸太宰。何可更見。右武居會城。終不甚適。一丘一壑。乃可著吾輩耳。

寄董思白

門下登爾高蹈耶。暮鱸適口。采吳江於季鷹。花鳥關心。寫輞川於摩詰。進退維谷。屈伸有

時倘門下重興四岳之雲。在不佞庶借三江之水。芳訊時通。惟益深隆養。以重養生。

答汪雲陽太參

弟受性疎梗。戶外都無長者車來。而丈儼然臨之。信宿之間。三顧白屋。日月過而幽草回。風雷至而鱗魚動矣。兩受良書。優渥滿紙。承諭權事已定。有仁人長者覆露在上。縱不盡應化。爲鳩或可日捐以月耶。弟書生何足仰贊萬一。當道吉而淦。賀君夫人蠶斯膠木之祥也。

與阮寄卿

熟門下高誼。三年於此。仲連季布之間。與恨不佞踏屐藝荻中。不能一握手爲恨。扇頭小韻。庶幾情見乎詞。

東徐觀我

吾丈既翔江浦之龍。復下雲間之鶴。分身普化。有脚行春。緬邈伊人。安得暮突千里。奉陪調鼎之餘也。何東白樸茂長者。惟丈有以振之。

答王起莘

浙水之潮，忽飛翰而下。臨川之壑，語語俠骨。何王郎之壯也。惟望門下發憤，專精舉子業。冲澗而起爲舊師光也。遨遊名家，貴能進取，以資藏習。餘語心銘之矣。千秋之人，願與一時之人爭伎倆乎。

答馮觀察

蘇子云：刻木而拜之，一旦以爲薪，必有所不忍。弟前日不忍二字是也。安心是寶，方命爲慚。

寄薛欽字

惠心道旨，既已隱耀湖東。復爾迴翔蜀道。雖眉山錦水，足勝麻源赤松。而仕隱留連，終非銓人者。愛名賢之義也。頓塵心世目，妄爲欣滯。禪深定久，寧復置懷。獨以借節西來，舊民所渴耳。兒輩毛羽未成，報知何日。夢想周旋，徒深悵戀。

與劉宗魯

金張累葉良佳，不必盡爾。但能捉應清言，便是王謝家子弟。况如門下風骨文旨，居然舊家。可勝欣慰。章門闕款，別思爲勞。更應遠遣拜嘉，爲愧快闊秋高。尙闕晤旣。

與李孺德

尊公允稱人師，忽忽左遷，直道不可行，亦其時也。天逸我以老人子之心，能無快乎。舞班之暇，加以絃誦，自是人間至樂。殘梅落盡，春杳常開，萬惟努力。

答樊致虛

每行日月之灘，動覺風雲之氣，而門下乃翹然發秀其中。臨汝三舍地，風期之末，流射無已。常恐不佞資淺分薄，猝無以迫近休景。傳會以傳，而麗人適以通濟弘筆見受。繩勉銘誦，刻鏤龍鱗之墩，鎮簾躑躅之石，美哉樊川詞，雖竊盡，因明德而遠矣。不謂木瓜之投，實獲瓊瑤。儻榮陽之重飾，平昌之醜，以射序爲韓宗，采蘋爲畏壘，千秋之感，實在於茲。讀近作，噫，處冷冷益。

復辟異人地映發。固自天縱。秋深病骨稍疎。當從太末星。瀾布帆而東。峨峨洋洋。知絃歌非遠也。

答沈何山

儒相盛於江東。以吳興爲冠冕。而門下家世道場。代興湖學。每羨太史公。與門下文心蕩。藹質行彬彬。二華吐秀於金莖。兩室含靈於玉樹。五湖之陰。三山之陽。海內同仰。而忽於燕來之日。驚傳鳳字之書。謙光滿浹於行間。引重逾深於望表。捧之而愕。慨焉以嘆。顧惟不佞無能。吏事有負明時。分絕意於風雲。敢曠光於日月。迨其謂矣。焉用文之。倘江右微大越之靈。借具。瞻於露冕。卽不佞終小山之隱。尙致咏於宜衣。

答鄭孩如

尊經數語。琬琰千秋。不佞何幸。微齒於仁人長者。計最當途。聽尙書履聲。中州士民。更得一。遊飛鳥否。

與汪雲陽

弟爲雷州徐聞尉，制府司道諸公，計爲一室以居，弟則貴生書院是也。其地人輕生，不知禮義，弟故以貴生名之。兌陽兄爲記，已立石。昨新志不錄其文，弟思兌陽兄有道氣，其文非偶然者，仁兄宜一補刻之，亦嘉惠後學意也。

答王觀生

才如觀生，而長貧賤者乎？家人睽世情，應如是耳。有黃金臺在也，願言勉之。

與孫子京

得禮經數作，便是玉帶圖也。小序得以燕石裝寶劍之首，乃懸珍遺，自是高誼，不鄙易故師耳。余髮種種，筆亦如之，序語短，而意頗長耳。

寄林丹山

世實需才，而未必能需才。才與世所以長左，而曠世憐才者，相望於今昔也。如門下材度

橫絕一世而竟爲噉逐所沉。家食里閭者且二十年。大闔固仕國而莫相推轂者何。兩相並里。楊公之後。千載奇選。以人事君。取才自近。舍丹山其誰也。南望輿蒲。曷盡眷眷。

與朱朱陵

子得先生。蓋英英大雅君子也。委玉摧鋒。不我長觀。別後。胡山人一醉奉常東署。山人無恙耶。悅道書來。述門下高義殊絕一時。扇頭二詩。見存亡之感。入長安晤中郎兄。當爲舉。天亦灑然灰之句。胡滂侗在時的。曠可喜。聞其子孱甚。幸左右之。知易楚衡多賢子。殊樂。并爲致意。

寄蔡虛臺憲伯

憶從門下斟秣陵之酒。酌杜陵之詩。莫逆於心。每成於目。嗣後風流雨散。不我時邁。門下望隆三事。妄意之。當得衡文江右。或下章門之榻。庶合延津之劍。終不可得。借節延吳。江海素心。於焉遙托。終貧且瘁。越陌爲難。莫還莫來。勞思永嘆。門下冲明在躬。世寄日遠。惟洪暢嘉德。以應機旋。江陰諸生李至清。同禪匡廬。經行已久。有志請纆。無虛按劍。自非虛臺。孰當憐而收。

之敢爲緩頰

答孫見玄平昌學博

門下吳世公侯越郡君子秉理樹於民宗命世包乎物相鴻漸天途擬臚傳太極之殿龍蟠地澤仍光映少薇之墟因將老其梗補杞梓之才工師得木且以深其風雨露雷之教山川出雲遲斗魁者三年積風濤乎萬里然猶上善彌卑休光自遠時噓不餒之灰猶惜旣傷之錦孰嗣子產遊鄉校以忘言汝爲召南示門徒而勿拜英詞潤金石牌板銘心高義薄雲天門牆載德

與吳縮生

尊公舉比何似爲人師不勝爲人長耶當便從六館轉清曹去正自不惡昨索柱聯勉就惟哉存爵里自東吳幾千年延陵不乏季子江湖直南斗垂百尺高居可摘星辰

答下玄樞

不佞病下滯。秋稍劇。得扁頭大作。細諷之。大雅之音。便作西來爽氣清人矣。擬一和音。而
逡使去急。當續致也。承以時藝下詢。不佞以爲時文惟時是因。卽以貴郡人士文字。至馮公而
思微。至陳公而體鉅。至譚君而氣馴。至趙君而意結。不以維梓爲怪。但取利器爲資。則此四元
者。皆門下緩急之絃。淺深之墨也。時義入穀。何必高談。卽如曹平子。機到筆隨。自不可及。特愛
漫爾作答。知不爲謔也。

與吳亦勉

吳地文物浩雜。吾鄉吏其土者。或慧或愚。還還有以自見。理學勝也。况夫至慧而處。原其
所自見。固益有異者。門下意性冲明。物莫能迁。而縉藉經略。復深以弘。上下咸宜。有譽無吝。遠
問極爲踴躍。徐檢老起家公處。廉樸自將。時鄉士屬吏有難之者。竟以治行尊顯。至今撫吳門
下其勉之。他日亦公之坐也。致聲思白。雖甚愛弟。如世吏何。吳多異書神說。未經世目者。能求
其一二解頤否。

與岳石梁

別去復是涉夏滔滔草木長衰人不可復強時念仁兄才度英遠必膺世奇良爲欣然顧
亭之昨過云兄似介然於東林惟於乃翁猶存照亮仁兄可謂知人凡過處的是涇陽本色餘
或未盡然耳適粵著作當已就帙亟欲讀之用豁衰疲

寄薛欽字觀察

門下以道旨應世不可得而親疎罔攸疑於進退而乃來噴言於大雅何傷并潔不食徒
爲行路人側耳汲收有時義學無盡小詩奉貽少致凄其之韻

與陸津陽岳伯

明公舍寓內之冲明發雲間之鉅麗長安一觀清氣溢於素襟豫章載言舊德形乎色笑
吹噴寒谷許談辯於高筵采翠枯條引陶匏於剡石移歲序而感嘆滋深想風神而夢想何極
喜因當湖之還敬申臨汝之懷道重機衡北望徒懸於斗極天開節制南行或拜於章門抑津

漢之昭回。明河正午。祝陽德之方至。永日乘乾。

復暉嘗夫

兄弟四十年來。忽然白頭。相見感愴。欣慰何能自勝。中間兄以孝廉流。弟以郎官謫。沙漠炎瘴。各極天涯。所讓遜者。兄才氣英闊。加有舊貲。足爲著書食客之費。而弟故儒素宦淺。無足與遊。小詞自遣而已。然而儉易容少病。視兄苦折處。差爲饒減。天道也。雖絕間問。時一念之從。黃來者。定悉起居。昨見兄神明炯然。而形氣頓異。凡有心者。誰不爲惻。况如弟者。同明相照。情切自倍。瑣族下舍。大浸窮炎。溢水甌山。如熱如炙。僮客被病。轉側須人。何以堪此。或者章門。龍沙。高人避債臺也。來書殊苦。不忍讀。到汗下病已。并爲豁然。遂成六絕。引意。諸惟減思益食。黃髮爲期。嗣相見也。

寄徐開陳侯所

知盛德醜完。仁壽湛至。令公子孝謹。有聞令孫當以振振秩秩。不佞視想舊遊。時動天池。

萬里之興。知我者希。惟太丘德星亭在耳。責生書院已入省志。劉公應秋記文尙遺。似宜增入。今當草深一丈乎。榕樹依依。風期未闕。惟門下加滄。難老引翊。主持幸甚。

復俞淳初侍御

郎報排議紛如。惟大疏折貴戚之邪心。固宗社之本計。方是有關係文字。舍親易瑞之一趨一步。自是孔門卓爾。官學相成。惟終惠教之。

復胡瑞芝司空爲二女納采作

門下氣舍天梓。才應王明。起丹筆以籌七兵。樞垣望久。坐紫微而階一品。井絡功高。疇若子工營洛。借貳都之重。選於衆舉。稽臯將九德之諧。信在國則公輔惟公。卽承家亦相門有相。弟俯惟暗劣。仰億光儀。舟楫同遊。國士委金蘭之契。庭塔異彩。都人談玉樹之奇。諒非偶而其地既同。故匪媒而自天作合。屈體勢六卿之重。許媿盟二姓之驩。百里於飛。甫占鳳鏘而遠耀。九霄而上。卽看鸞翥以高翔。既松蘿業已成言。欣承兌吉。在槐棘猶云備禮。彌覺謙尊。寧須後

命爲榮。已拜先施之辱。

賀吳贈谷相公

閣下儲祥太乙。毓采函奎。紫氣出盤池。卽神僊而位宰相。丹誠儀瑞鳳。從禮樂而踐端揆。行晉接於專槐。作孚先於維梓。荆國欲堯舜其主。五百年名世重生。康齋以伊傅爲臣。六七作行人再至。千齡僅邁。萬國同瞻。况在扮鄰。淵深柏悅。遂風拜舞。足蹇頓而未能。向日矚言。意豐茸而欲吐。行子道長。無負開天建子之辰。元老望高。正值中岳生申之候。匪吾私而致慶。庶天下之得人。(時值相公誕日。)

寄馮文所

追憶作吏。明公屬下。如井羸餅。更加提挈。雖終焉不免。引繩絕振。恩莫可忘。章門有懷。未既爲悵。雲林還敬。附積私陶。潛寄聲武陵漁父。知有賢主人在也。

湯顯祖尺牘 卷之六

答吳徵如大參

門下冲年對日，壯節傾時。馳南國而麟趾自振，久稱君子之子。起東林而星比獨擁，將曰聖人其人。既玉色以楊休，亦黃中而通理。至如不佞，放三年而兔逝，未能消積罪於公卿。偶一旦而嚶鳴，猶幸竊奉教於君子，爲俗所擯，乃時爲道所容，同病相憐，詎謂同明相照。我思公子，延陵湘漈之間，公眷幽人，靈谷柴桑之際。

又

不佞於世何所短長，而恹恹發憤，乃與明公一塵而論乎。筌宰珍明公於席上，斷鄙人於溝中，有用無用，乃適其分。更辱來咏，引重過當，卽加爵二列，詎足爲榮。恨伏枕，未能劇吟以報也。引領曷盡。

與李稠原

相地猶如相人。形神欲親。貴郡人多精於相地。而敵鄉人多精於相人。王生遍遊名公卿。常自謂得見俊人。能令自品俊。見癡人。正自轉癡耳。此語殊快。物華天寶間。知有稠翁矣。願引而聽之。

答張稚原

每念吾師鍾鼎之緒。惟兄一人。千里江湖。殊勤鄙念。遊觀一度。智意日新。中有所得。無緣便與人語也。

與蔡賈凡郡伯

門下公方簡澹。絕無世俗濃華機利之心。可謂大雅君子矣。而一旦仰權大事。帝慈之樹。愴若苦帷。樂臥之懷。踴於號慕。獨弟以毀瘠沉頓。匍匐莫逮。恃門下內恕孔悲。不深罪於同憂者耳。

謝徐匡楫

書院大記精實廣大歸仁知止。旁皇會通何論之著也。兒子開遠遂得此於門下。太陽乃爲寸燧延輝。洪鍾乃爲尺筵流響耶。未知終無負大教否。庶鍾鼎之文引而勿替耳。

答馬仲良

不佞少頗能爲偶語。長習聲病之學。因學爲詩。稍進而詞賦。想慕古人之爲。久之亦有似者。摠之有韻之文。可循習而似。至於長行文。字深極名理。博盡事勢。要非淺薄敢望。時一強爲之。輒棄去。誠自知不類昔人之爲也。明公過聽毛伯之言。盱衡揚眉。謬爲引饒。委以頌言。勉承嘉命。祇益慙泚。誠又自知其不類今人之爲也。瑤刻大致。性乎天機。情乎物際。星月定於衡璇。風雲通其律呂。含星吐激。自然而調。英妙如斯。過此安極。讀而樂之。又不啻身爲昔人矣。

答彭芹生侍御

十數椽來。獨得兩公疏。明目懂志。門下言其內。熊公言其外。言其外者。乃在干城。言其內

者乃在腹心。至聖學疏，暨法祖錄，所謂黼辰崇之，則有勳華之盛，韋帶守之，則有王公之重。金石日星，莫有鉅焉者。如不佞章句附之小孺，詩賦比之童子，跡其去官，咎坐迂妄，固非以疾邪忤物，跣跡見遺。至如門下去就，乃可爲衡權之重輕。丘淵之夷實爾，良書先被，引胡獎借，尊光莫論。自惟鈍朽，何以來茲。憶昔某公始未出山，與終而還山，議論風采，恢然鉅公也。當其執政，殆極憤憤，名鉅已爾，餘復可知。卽非有傍子之言，亦不能受正人之用。若曰惟當語以平平，豈一平人所能也。門下意度高廣，而家食甚貧，如未能盡去浩冗，終當委蛇一出乎。世棄君平，君平未可棄世也。

答門人鄭深如

春風時來，忽得龍如扇頭贈詩，寰中皆辟易，未足仰承。世外有同心，差爲厚幸。南屏大作，時照几閣間，錢受之何得云爾，不小吾江右耶。

與孫子齋

瓊瑤大編本淹中之名理發鄧上之奇書心骨俱清神采並茂極慕用於衰羸輒寶示於羣頑嗣晤劉大甫始知旌節已在鍾陵禮重維桑情深班草而公躋已亟予跋未能悵寄如何昨得讀尊公大集益知至性有源越人輿誦皆知執法之清而楚水瀕危具見遺身之孝事兼家國義兼君親此風人所以發興於景行而沈心於懿德者也聊因南羽少附思存小刻并附政庶幾無愛風斤垂光柔燭

答門人鄧君遷

聞言遷篤明無上之理不廢有中之事義學既極精入文字復爾蒼沉第時課穿雜謬種流傳縱浚發於慧心或取驚於拙目恃愛遠詢點定以復

答李乃始

僕年來及致仕而世棄已久平生志氣當遂湮滅無餘獨丈每見有曠僕之色每聞有賞僕之音僕萬有一中不無私念秋柏之實枯落爲陳偶有異人過而餽之曰此不死之餌也則

必有採而畜之。以傳其人者。而自度清羸。恐一旦爲秋柏之實。不能不倚丈爲異人也。獨自循省。爲文無可不朽者。漢魏六朝李唐數名家。能不朽者。亦或詩賦而已。僕於詩賦中。所謂萬有一當。爲丈不朽者。過而異之。文章不得秉朝家經制彝常之盛。道旨亦爲三氏原委所盡。復何所厝言。而言不朽。僕極知俗情之文必朽。而時官時人輒干之不置。有無可如何者。偶而爲之。實未嘗數受朽人之請。爲朽文也。然思之亦無復能不朽者。比來人才未有聽睹。才識如丈。年纔不惑。庶其闕之。僕觀館閣之文。大是以文懿德。第稍有規局。不能盡其才。久而才亦盡矣。然令作者能如國初宋龍門。極其時經制彝常之盛。後此者亦莫能如其文也。習而豐之。道宏以遠。誠知且朽。猶欲逾於莫之示。而無所聞者。

答門人桂仲雅

我所思兮在桂林。乃三年不通一問。而有遐心耶。眞實作舉子業。是所爲知己祝耳。李公書幣附壁。不知其人可乎。僕今日耐寫文。當日亦耐寫爵也。

答王宇泰

來教令僕稍委蛇郡縣。或可助三運之資。且不致得嘖。宇泰意良厚。第僕年來衰憤。歲時上謁。每不能如人。且近葺吾土者多新貴人。氣方盛。意未必有所挹。而欲以三十餘年進士。六十餘歲老人。時與末流後進。魚貫雁序於郡縣之前。卻步而行。伺色而聲。誠自覺其不類。因以自遠。至若應付文字。原非僕所長。必糜肉調飴。作齟齬中扁食。令市人盡鼓腹去。又竊自醜。因益以自遠。其以遠得嘖。僕固甘之矣。所幸鷄肋尊拳。長人者或爲我一快耳。然因是益貧。田可耕。子可教。利用安身。僕亦有以觀陋也。趙真寧書亦語及此。種種情事。悅之兄能爲兄詳言之。總非諸筆能盡。

與宜伶羅章二

章二等安否。近來生理何如。牡丹亭記要依我原本。其呂家改的。切不可從。雖是增減一二字。以便俗唱。却與我原做的意趣大不同了。還人家搬演。俱宜守分。莫因人家愛我的戲。便

過求他酒食錢物。如今世事總難認真。而况戲乎。若認真。并酒食錢物也不可久。我平生只爲認真。所以做官做家都不起耳。廟記可覓好手鐫之。

寄廖德園

讀仁兄所爲天主之徒文字序。甚深微妙。東方人謹佛。西方人乃破佛邪。林楚石送揚叟來云。工容成之術。過湖頭。當謁兄長生之術。與無生之旨。何如。

與但直生

良書疊疊。知一意時文字。殊慰嬌兒兒女。偶爾流態。不待繡粧。青衣有遇。此殆如夢中婉孌耳。老女施禍。必須莊嚴。精曉尊章。鑒之媚媚。睨之俱可。而後君子安焉。此如醒時迎別。故難易若蔓耳。總之男女適合有命也。直生正當醒時。未能免俗。聊復爲之。爲之則得矣。

與張大復

文字或一題數首。歷落磊砢。筆意所致。昔人如在。李超無來。知門下抱丘明子野之疾。而

聽詠微明，戶屢滿畫，何奇也。貴里豪華，惟諸景陽。清士惟歸子慕，子慕不可作矣。止敬又云有一孝子之孤，得門下存之，甚善。幸無更作時義，冥思老易太玄著書可也。

答蘇眉源郡伯

先嚴跽伏衝泌中，獨台慈禮異。題之曰：可聞不可見，悲夫！今真不可見矣。辱奠施，傷哉。鄉飲祭酒之時，何時也。篤終之誼，哀感何極。

答沈湛源

棊讀方城諸議，公真可作州也。如云：艱難非豪華不濟，危困非權變不解，此是世間法。如云：樹老歸根，人老還鄉，此近出世間法。至於世出世，即無老少權實耳。直心是道場，正不必作涉世觀也。吾兄在彼，上下必相信重，無所疑難，持以道心，亦不爲旁縣少年所妬。冠履走集，賢聲易翔，諸惟堅貞以觀名世。

東鄉梅宇

昨越客譚黃白之術，兄便欲舉債從之。弟因思鍾祥一大彘爐也。兄已錯過此會，不宜更錯。廉吏可爲而不可悔，遂成口號博笑。余裁足食，衰疲早。君幸衰遲，足食難。獨羨臧官歸老健。一生贏得不求丹。（梅字令鍾祥，未幾以忤稅墮落籍。）

復汪雲陽

承諭已如教，以對弟。觀邇來言不忠信，行不篤敬。州里蠻貊，都不可行，而可行於銓省之上。名利兩盛者，有之，然或不可久行耶？故遂昌令辜志會，六年冰藥，至不能遣女。東鄉令尊遇去縣時，士民環泣者千餘人，清惠之聲，科甲中所不能多見者，乃僅得知萬州，與丞廉州而已。銓贖贖若此，欲吏無賄得乎？俱係貴屬，惟仁兄有以異之，非弟私也。

答鄒爾瞻

門下書云：當令冲父大有見聞。又云：不宜令聽新聲。大見聞全在新聲，不令聽新聲，恐終吳下阿蒙耳。弟近已絕意詞賦，道者萬物之奧，吾保之而已。而益食貧，時或間作小文，所願白。

雲自怡悅耳。門戶過大。時官難對。無如之何也。

寄李季宣

弟於兄交。雖道義情逾骨肉。廢棄十餘年。始得一通問。可謂有人心乎。想仁嫂以次百福。玉郎諸生。幾人。冀州石城。是吾屬嘯歌之路也。魂夢在茲。能無慨恫。弟棄官速。日甚一日。幸二尊人健飯。三兒粗能讀書。不至憂能傷人耳。千里風期。曷勝契闊之嘆。

與李義明

門下奏最六年。和風之惠。秋月之清。自當銓管九流。封彈六省。而仍備旋郎宿。中論謂何。已復思維。近局如沸。遷止無期。進退難遂。更喜明公脫穎而出。拔塵而飛。且容與於都官。轉清通於吏部。木升而成雲棟。鴻漸而荷天衢。回視同時。而項領折腰。妄意而徘徊。曠路者。異日遲速相校。何止三四載已哉。則門下之未爲不遇也。知台旌過敵郡。而北道左常。將此懷積也。

答羅敬叔

讀十二故人傳。知高誼久矣。弟少學詩賦。祇以自娛。不似前人用此挾交作聲色也。所至得罪名人。非止敬叔。前於右武兄處邂逅。僅高揖而別。欲一語不得。忽然懷舊心傷。克生仲哉。皆爲異物。吾鄉此道亦復鮮人。如敬叔者。何可便得。大將軍何以重揖客也。

答門人曾在中

僕不效君平賣卜也久矣。在中善爲我辭焉。

與無去上人

秋淨尙圖借一臂袈裟地。聽龍門說法也。四香戒如教上。不亂財。手香。不淫色。體香。不誑。口香。不嫉害。心香。常奉四香戒。於世得安樂。

與翁泰輿

往來東越得習令兄先生風政。淑人君子。蓋清廟之鍾球。而高閣之柱礎也。天幸計吏得。望光儀。儼朗冲凝。流光可挹。立談數語。動感垂慈。向後投棄。音徽遂遠。幸時咏封奏。知朝有人。

焉野亦可恃。茲者明公更以甘棠聯大越之陰。華萼並長春之色。豈獨題材於春暑。恆將對拜於黃扉。聽鸞和之在天。忻燕喜以無地上。路新秋。于旆在望。曷任依依。

與盧貞常大參

聞之禮入其境而五經之教可知也。擅秀樓文字千餘。不佞錄近六百。溫溫乎鬱鬱乎。厝積森發。此皆門下愷弟作人。致大觀如斯。願諸士貧。合貨僅梓其半。盛美不全。殊可慨惜。成大美者。必謀於大人。門下當爲欣然了此。知無難也。

與方玉城

玉城思緒奇英。不謂千里殊風。得成良晤。清歌綠酒。長夜留連。悵彼離情。正如昨日芙蓉。木末攀展。何其幸。帝子閣中。得透左使君。知道履逾暢。小姬別館。能自超然。良慰。大筆必多瓌璋。非此不能爲公脫穎也。

答趙我白太史

被病久時念天水真人奮欲從之無路也幸以河梁之節願一追陪而風雨淒人寒梢所避捧讀大章金石爲響搔首一過頭風頓拂開春能勝杖履當從研墨於雙姑鳳凰之側也

答羅匡湖

市中攢眉忽得雅翰讀之謂弟著作過耽綺語但欲弟息念聽於聲元倘有所遇如秋波一轉者夫秋波一轉息念便可遇耶可得而遇恐終是五百年前業冤耳如何二夢已完綺語都盡敬謝真愛不盡

寄左滄巖

日中如門下客露蔓草未足擬其清揚秋水霜兼差以慰其游適鳴琴山水太沖深招隱之情遲暮佳人惠休擬碧雲之詠候焉別去渺矣伊人再覲無從恨佇何及

答王相如

巖壑已久聞其無人足音空谷乃有相如陶陶永夕淹雅雄發方媿適館荒涼無以假可

馬而尺素遠貽重之白紵。風義藹如委蛇。素絲長卿。故自多情。加以凌雲之筆。隨在當爲重客。何煩不佞。饒舌也。養田近業。何如。秀才念佛。如秦皇海上求仙。是英雄末後偶興耳。

答黃貞父

破曉循池。梅花早放。凍雀喧然。不謂有美人之貽。世喪道久。微道力誰當憂之。憂身不治。正是世外人事。久當不復憂此身也。

答李還素

蒲柳之姿。偃臥江關。感惠曹溪三作。檀度機神。言無不盡。至云。非不讀六籍。一讀一隨。臆文字原不立。何字可寓。瞬可謂交頌窮於此域。頃贊深乎彼岸矣。豈非朱溟浩沓。雲霞之所沃。蕩浮峯軫隱。日月之所伺薄。驅靈洞秀。合而成東父之文言。耀南臆之震且耶。珍藏鳴玉。代響洪鍾。病起觀濤。晤言斯企。

寄彭魯軒侍御

不佞有識以來。見直指使者何止數十公。遴選幹潔自將。要以補偏蹈隙。非欲直爲世界。傾洗一番。舌濁。更不留餘。如兄之治越。與弘陽兩公。雖被忠而去。吳越間。庶幾一清。身爲男子。高步中原。他更何論。不佞割雞而傷。况其大者。新舊之間。久成局段。豈可爲哉。

答沈華東

不根之譚。出弟門人之口。誠然。因新知而賣故知。借舊師以贊新師。已遍南部洲矣。豈吾鄉爲甚。弟官淺來者。常不能厭其意。但今人厭其意。亦不能厭其口也。卽如陳思闔日市斗米。而謂其侵腴田。鄒爾瞻絕口公事。而謂其好與人事。他可知矣。

答陶人陳仲容

大作奇特。却是尋常道理。日月湖中。恆有異產。欣快何極。

寄李霽德

聞霽德成進士。殊快。以霽德恂恂孝友。他日當不負此科名也。吾輩初入仕路。眼宜大骨。

宜動心宜平勿乘一時意興便輕落足後費洗波也願僕一生拙宦而教人寬學然亦以拙教也。

答張雨若

門下以命世之英接元凱之運鴻名興而作雨賜姓翁以連天廣屜之廣洋洋滄江之清
滿滿所在快觀實願從遊已寄謝於有文復附聲於典祖攀美人而誰爲語思公子而未敢言
忽以令君之言欲爲相公之祝聊以啖小者之爲小製何如大製豈容代大匠之作小年不及
大年惟其有矣豈曰能之。

寄姜守冲公子

不佞弱冠時庚午冬同令先公春試同旅舍對牕扉而臥先晨起者必拊背而喚時王鄭
二君子在焉以後道義風期常相切厲訪之宣城張青野在焉壬午生赴春官過杭州湖上臥
雪者月餘生之制義並是此時所作每一篇出先公必爲噴飯絕倒夸其必傳向後香徽渺焉。

古人不可見矣。懷想至今。山川曠遠。莫知公子幾位。賢孫幾人。明德之後。必有達者。幸悉示我。以慰遙思。先公當已祀於社。諸所爲銘傳飾終。信後之文。一一寄讀。詩書孝友。弘紹先業。自是慶門饒事。益爲勉之。生年六十。兒輩勝衣而已。王鄭張三君家世何如。亦一時共旅之懷也。悠悠江楚。瞻言莫盡。

與康日穎

讀大作。琤琤瑤瑤。鮮發可喜。加以瑤琢。魁卷無疑。蘇有嫗賣水磨扇者。磨一月直可兩。半月者八百錢。工力貴賤可知。吾鄉文字。近不能與天下爭價者。一兩日水磨耳。

答張了心

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况如了心者。有江漢大國之風。又吾亡友子聲之友乎。得子聲之友。如吾子聲在也。悲喜殊甚。扇頭見故心人。尙能楚歌也。吁。有明德。夫子語錄。常已醉心。無寶山相失也。

與門人吳來復

蘇季子黃金盡，益發篋引錐。卒以六國擯秦，管子之後，一人而已。門下固爲清吏後，而文史足用。止時義一路未肯降心以從，此如轉丸振落，能以鄙言從事，時亦弋獲否。

答來任卿觀察

今春計吏見去者，直以爲仁兄卽主。寬哉，雖然，莒僕窮弱人耳，行父逐之，張其事者，猶曰舜功二十之一，仁兄功不舜功二十之半乎。花圖接樹何似，春早便有佳意，時時行散及之，倘安車且至，又須車上一備何如。

與余成輔

先儒云收放心，卽可記書不忘。足下靜坐存想，數月來讀書，覺有光景不似往日，此如苦行頭陀，忽然開霽，瀾香千偈，不足爲也。今之隱几者，豈昔之隱几者耶。

答遂昌率友吾

門下揚粵獫狁，晉安華族，冲明在躬，挹清源而日照，宜慈惠物，挾溫嶺以揭暉，赤子何知，庇棠陰於父母之國，小人革面，食桑楸於君子之堂，奚豺虎之足投，顧鳳鸞而已化，政高東浙，風遠南洲，至如不佞，傷昔年之製錦，敢言大邑大官，仰今日之鳴琴，足辨任人任力，旣荷包蒙，更慙惠賁，謹頓首以謝來儀，尙剖心而談邊事（平昌有君子堂。）

與王觀生

世人如鰲山燈，裁有燠氣，手足便動，吾弟可不一發憤耶？三兒已赴龍沙矣。

與朱象峯

昨譚江陵以下諸和，各成局段，兄憶其大略，記之，稍暇當爲點定，可論相，亦可論世也。

與羅玄父

夢澤書來，始知臯比南學，以弘材而蚤攝清序，士固有所自致，如薄俗何，生長西湖，宦學

南都，勝寄都爲妙明收盡，著作日新，可勝想似。

答樂愚上人

此時世路人情大非昔比。做官人失勢。出遊亦難如意。况衰嫗老僧。數百里外向朱門求覲。能悲施者幾何人。安之矣。兩貴人俱無報書。亦無庸相報也。蓮社文久附去。遠公有靈。世豈無具龍象大力者。成此勝事。不必隱向鷄鶩索食也。

寄盧貞常

不佞被病寒屋。門生陳伯達來云。門下已返蒲中之棹矣。駭愕沮懷。不知所以。後言其槩。始有由來。世路之難行。宦情之難信。一至於此。門下弘猷亮節。炳如日星。何能點綴。獨爲世道人心一掬憐耳。當事憐才。自應夙駕。以慰懸歧。

寄門人傅雲中

大作知當大受病中聞報。爲撫掌大咲。知雲中亦笑而不止也。選勸門下調攝。快意之際。宜倍自珍。

寄葉增城

方布敎寒疇。而傳春錄者云。門下高發矣。蒼蒼者。何嘗不念讀書人耶。錄中名士不少。而能流雅頌之聲。蓄治安之術。正恐未有賢於門下者。承明著作。幸有早寄。

答江完素

金川深仁。戶讚途頌。去思可勝耿耿。封彈之司。在帝左右。明公可謂能安人。當事可謂能知人矣。兒輩碌碌。承念及并謝。

答岳石帆

讀手筆云。世入亂萌。何言之徐徐也。喜外間把持差勝。吾輩或可恃以老。不至大顛越耳。

答李鵬岳

暑曠中得讀扇頭。四十年塵漬。嗒然頓消。更辱雙素。清人之惠。可易得耶。海濱高枕。久負蒼生如何。

答余菴圖

不佞自爲童子求蒙而叨執憲之知。暨作祠郎。進旅而托司空之重。仁深引汲。義切歸依。顧以竄迹於炎方。遂乃銷聲於寒谷。昔徵儼爾。屢赴闕如。每咏大車。動羨裘豹。袂之想。欲陳采藻。寫桃投李報之思。力請未能。公論具在。加以通家之喜。得觀華國之成。妙宰殊高於一丘。集賢將徵於四諫。拜太丘於都下。久知元方之有季方。重蒼生於會稽。快觀萬石之齊安石。方懷宿好。更重新知。海上相望明月。祇用思存。山中惟有白雲。無堪持獻。

答李淮南

門下蟠根。李擢秀。維楊本當盛之白玉之堂。偶爾試之清風之邑。才華無敵。一洗而凡馬盡空。政事有神。四顧而全牛已解。至如不佞一行自免。原非養望東山。再出何期。不致貽譏。南岳分無求於聞達。寧言空谷足音。奉有斐之文章。真是從天喜色。多儀藉璧。拜嘉惠於書詩。筆墨之中。薄意未將。祈照亮於竿牘。篋篋之外。

答鍾受之太史

文章之道，有盡所托，曠世可以研心，異壤猶乎交臂，存來感送，成效於斯，或爲風神形似之言，或以情理氣質爲體，愜一而止，得全實難，捧讀大制，弘郁之文，深微之旨，豐美者如羣鳳華萋，而朝陽溢其采，簡妙者如高鴻織罽，而靈露發其音，渴者飲其情瀾，倦者驚其神岳，翰天飛而不窮，扈日出以無盡，粲矣備矣，而復垂音一介，樊借橫披，所謂溝中之斷，龍以丹青混沌之姿，鮮其眉目，通懷若斯，心感何極，不佞壯莫猶人，衰當復甚，世途曠曠，妄馳王霸之思，神理綿綿，長負師友之愧，賦學羞乎壯夫，曲度夸其下里，諸如零星小作，移時輒用投捐，蓋亦寸心所知，匪煩人定者也，又何足掩空虛而對問，修怡悅以把似者哉，江外三藩，時勤星使，如天西願，候望有期。

與葛詒瞻大參

擬過滄口，庶挹清真之色，而一琴一鶴，實在蓬仙亭際矣，悵情中返，未幾馮公坐化，真所

云嘆逝比悠悠。交臂乃春年。徒令淵深遠。念耳樂愚禪。老以棲賢遠。社見約。偶與題詞。意此地。是明公夙慈所留。非得用公發神鷲之音。號如龍之衆。固不能震動棒磬。招延氣味也。高惟留意無與俗同。

寄朱朱陵

近得良書。知已還僊署。弟志似閔叔。不肯一累縣官。三年無謬敬者。會稽士馬生應兆。以高才困成均。幸過而與之。

與喻叔虞

見賢昆季俱瑯琊。如見松高生在外。最爲吳越諸少所愛。歸來十載。始見叔虞愛我。叔虞有意成詩乎。學律詩必從古體始。乃成。從律起。終爲山人律詩耳。學古詩必從漢魏來。學唐人古詩終成山人古詩耳。叔虞力尙可爲。如生老矣。尙能商量此道。恃愛言之。并以示我同好。

答楊景猷六行

某猥薄無所底。門下乃褒其讜介。先車騎而顧之。復喻以無毀。導以有言。薄陳梗槩。獲受淵弘。東國之下白屋。西河之過曲巷。未足儻其冲洽也。委頓荒沉。未敢再奉光塵。夢寐天人。邈焉河嶽。承示台懷。中原無黨。三門漏急。砥柱誠難。諸惟門下自力。

答沈幼宰

尊公名德中朝。舊於讓亭師座。右習聞風。淑嗣知門。下文采。照麗兩都。更歷名翰。天監奇書。日出貫穿。三千年之上。翻駁二百則之中。奇矣。麗矣。序言勉成。以復。公有良史才。大對維期。便當荷遠木天。用尉鼓仰。

與余節侯

利器不可以示人。節侯文字有金石聲。幸益自愛。

與門人李本仁

吾鄉氣脈方盛。既占羊角。遂擬龍頭。來作亦神變之至矣。勉之。

與胡實美

舟泊文昌而不入我室。能無憾耶。惟孝友于兄弟。少白有子矣。

答顧伯欽

牛女之墟。璇衡奕奕。下於臨汝。斗匡玉茗堂中。何遂有如此客。乃以尊公豐碑見屬。不佞小文。何以辦此。而貪負名德。未能固辭。且頌名公大孝。不遠二千里而來。令人感慟。但哀瘠之餘。頭岑岑然。意憤憤然也。秋清後。從事嘉命乎。伏枕荒忽。不盡所云。

與男開遠

祖望孫榮。孫榮而祖不待。兒舉於鄉。父嘆於室矣。柱聯寄爾。寶精神則本業固。謹財用而高志全。我歌鹿鳴五十年。求一避債臺不得。念之。

答羅匡湖

弟朽人也。父母朽則朽矣。如仁丈出爲一世之重。處爲大道之宗。皆大孝事。何復遺憾。而

不孝能追孝萬一耶類。儻眩瘁無復人形。時間棲梧。土星何時剗度爾。

寄門人鑄見石

見石積學敦行。何妨爲六月之息。來使云。見石且就選。如以爲色養。則捧檄亦佳事也。

東杜西華

枕上覺氣隱。因思明德師。講勿忘勿助。大有入處。其語錄幸抄示。此亦弟朝聞時也。

東羅敬叔

星下雪中來。視正以高誼示兒輩耳。十二故人傳。又添一箇焉。小詩爲別。閱世常高臥。懷

人向獨醒。吾衰難一送。號雁遠汀汀。

答李孟白岳伯

鄧些華於袞綸。南金益於澌鼎。劉綱鹿蘊之喻。有若昭蘇。第榮養多虧。終難以世外相釋

也。

答兩人李實夫

邪而有餘，不若正而不足。爲子之節已終，何必求餘也。

答馬舜通

先慈之哀，繼之先嚴，創鉅痛深，加以衰羸，溢粥強杖不能起，此壞牆何暇及硯席間事，第痛定時，作千里之思，大篇高者危激，深者淵裕，更疎裕之於世目，尤快也。

寄朱以功

弟與仁兄周旋道義，隱微不欺者四十年於茲，今病彌留，清光遂昏，三兒或不陷家聲，惟仁兄時而督教之，如弟冥冥一生，寡過未能，蓋棺已近，短歌志媿而已，少小逢先覺，平生與德隣，行年幾望七，疑是死陳人。

答劉宗魯

擬爲詞哭曾公，而六十八歲之兒，忽焉失此怙恃，斑駁頓易，堂室交空，如割之懷，重創莫

比何能復舉。誅挽之禮。遠儀鄭重。愧無以承涕零而已。

答門人萬可權

昔人云未聞以官學也。然而從學於官。其學愈滋。山川風物。國憲官常。恣其采括。或不在區區佔俸間也。桂宮在御。而苦父是存。詞誼兼惻。臨風泫然。

寄韓求仲

不佞幽阻。款啓寡識之人。忽見門下應制諸作。風骨情神。高華巨麗。噫。藹流爛。若刃之發于剗。而鑿之疑于神也。橫目之徒。竹足驚殊。嘆異而所遇稍有心期者。反復疑誹。力巨者逾甚。不佞所以辯說贊唱百端。覺爲哀沮。第云子善于宣城。乃爾不已。冤乎。雖然。美成在久。久乃論定。珉玉交亂于孚尹。何傷。前作蓮菴詩草。上茲承壬子五月望日書。及長律二。可謂三歲字不減。書中推許過至。視莫自容。雅韻鏘如。感慨係之矣。借堂顏以和。卒未能工。木落水寒。當爲茗。雪。聞客時與門下列有揚挖也。諸惟慎默自愛。

又

弟江外衰愚，暗于今昔之務。每快觀門下高文，自是當時第一義。痛覽諸公深文，自是當今第一寃。天定勝人，竊望門下靜慎和恕，以竟此局。臨風不盡卷卷。

與錢簡棲書

不佞弟子雅道已久，行世亦深。有如門下學績才緒，卽已橫絕一時。凌轆千古，弟所爲愛而敬之者歟。徒恨速貧，杯中酒數空耳。前所求選拙藁以傳者，欲令頑黠俱欣愛，嫉成慙。如此恐不敢使謂有三十首也。上已入章門一月，張相國丁右武念兄甚，各云有佳客，草草別去。去後懷思何及，想兄更不欲西來。弟亦未便東往，把握何時。過江亭每憶雲鴻之跡，使人魂黯矣。所寄新刻，婉爾唐晉，風神自清，敬服敬服。劍策良書也，何以不成梓乎。貞父內微過家，兄須一詣西子湖頭，便取四夢善本，歌以麗人，如醉玉茗堂中也。

